張忠烈公年譜

袁督師事蹟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忠烈公年譜

趙之謙纂輯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張忠烈公年譜

清　會稽趙之謙撰

鄞張忠烈公年譜。題全先生祖望輯。其書出自鄭氏。鄭氏言得之姚江黃氏。董君孟如修鄞志時。據以校正之。謙乞孟如叚寫以歸。今反覆讀之。有大疑焉。全先生所箸書。其弟子董秉純稱三十餘種。年譜有作。則見於張尚書集序。然鮚埼亭集與外編所存文字。於忠烈畢生志節。不盡。忠烈之女爲全先生諸母行。先生年十八時。已從之問遺事。補黃楊二徵士志記闕失糾吳星叟嘯臺集謬誤。一見之神道碑銘。再見之與萬九沙趙谷林書。蓋至審且愼矣。年譜晚出。一人之書。復相違異若此。或謂昔信以是。今知其非。先生之學。擇精而語詳。亦必識所據依。明失得之故矣。有絕異者。忠烈賜謚在乾隆四十一年。距先生之歿已二十年。全先生以乾隆二十年七月二日卒。今既特書首簡。猶可曰點竄者過也。北征錄、奇零艸、冰槎集。忠烈所自作也。而僅刋其歲月。迻易其事實。何爲者也。鄭氏又稱附錄詩話。諦審之不類也。文字孱且拙。不類也。抑淺夫因先生原稿久佚。鈔最成之託名焉。虞後儒之滋議也。不辨可也。誣之不可也。之謙年十三。聞從祖占旗先生談忠烈懸奥。被執時事。忽改容而前。從祖嘗哂之。越六年。於沈氏書攤得奇零艸殘寫本七葉。雖斷闕不可讀。繹之略存顚末。辛酉

寇難。復失之。自乾隆中東南收繳禁書。遺黎私記。窮里復璧。罔敢伏匿。抽燬既定。殘賸百一。今亦半歸滅沒。幸故鄉耆宿猶及此者。每酒酣耳熱。閒述舊聞以息諧謔。三十年前口耳之師。默記四五。雖老而健忘。尚能說約略也。忠烈之自序奇零艸也。曰思借聲詩以代年譜。竊仰斯旨。閒疑載疑。願有述焉。證諸本集。期可徵信。旁及異聞。有資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誣罔。別爲年譜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慰忠烈於九京也。

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一歲。是年九月。光宗改元泰昌。

公諱煌言。字元箸。號蒼水。浙江甯波府鄞縣西北廂人。〔全祖望撰神道碑銘〕姓張氏。宋文節公知白之後。〔全祖望甬上族望表〕元時避兵入高麗。〔全譜〕文節之後。自滄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居鄞九世。避元季亂。泛海至高麗。以家世仕宋。明初始歸。稱高麗張氏。〔無名氏撰傳〕今稱雍睦堂張氏。〔傳〕高祖伯祥。起家孝廉。爲令。〔族望表〕知靖安縣。伯祥卽築雍睦堂以居兄弟者。曾祖尹忠。祖應斗。父圭章。〔黃宗羲思舊錄。圭章字兩如。甲子舉人。嘗教授余家。〔譜〕圭章官刑部郎。　案公祭四叔父文曰。叔父雁行有四。吾父居長。止生姪一人。二叔蚤亡無嗣。三叔以毒終。生從兄弟三人。長嘉言。次昌言。又次德言。叔父無所出。昌言遂爲承祧。今叔父既逝。姪與嘉言俱在軍。次德言尚稚弱。恐不任箕裘。則高曾之不祀忽諸。是姪未能報國。先已亡家矣。公之家世略具於此。祭文又稱吾姊與吾姊丈。暨一二故交。亦在不免。則公尚有姊。公奇零艸有顯甥奔至一詩。繫年壬寅。詩云。初聞購孺子。何幸脫廬中。執手哀吾姊。囊頭並若翁。死生盡一別。忠孝已雙窮。唐

絕青山外。鵑啼血倍紅。是公姊子。惟不知其姓名。公殉節後。購公首者。朱相玉。全氏書公甥或爲一人。又全氏張督師書像記。公從弟從軍海上。入山以後。不知所終。聞有冒其名至錢唐者。爲諸遺民所詰而去。據公甲辰憶從弟嘉言詩。秋聲蕭瑟到空山。悵望鶯鴻去不還。離別紫荊生死際。平安黃犬有無閒。疑相失在入山以前。鄞志據國史館吳元福傳。以總鎭林國梁謀內附。煌言圍之。國梁礮碎其船。斬煌言弟嘉言。詩意似未審存亡。當時海島隔絕。故不知確耗也。則事在癸卯。

母趙氏。中年艱於子。禱漢壽亭侯祠。以六月初九日生公。（神主碑銘）譜作十九日。又注曰。有作四日者。訛。生時父夢五色雲見。故小字雲。（傳）

天啓元年。辛酉。二歲。

天啓二年。壬戌。三歲。

天啓三年。癸亥。四歲。

天啓四年。甲子。五歲。

天啓五年。乙丑。六歲。

始就塾。〔傳〕幼善病病輒瀕死六歲就塾書上口卽放誦

天啓六年。丙寅七歲。

天啓七年。丁卯八歲。

崇禎元年。戊辰九歲。

能詩。〔奇零艸自序〕余自舞象輒好爲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每以爲戒遂輟筆不談然猶時時竊爲之

崇禎二年。己巳十歲。

崇禎三年。庚午十一歲。

崇禎四年。辛未十二歲。

母趙氏卒。〔傳〕十二喪母父判河東鹺署解州篆爲壯繆故里煜言謁祠下撰文祭告以忠義自矢。

崇禎五年。壬申十三歲。

崇禎六年。癸酉十四歲。

崇禎七年。甲戌十五歲。

崇禎八年。乙亥十六歲。

補邑弟子員。〔傳〕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神道碑銘〕

崇禎九年。丙子十七歲。

崇禎十年。丁丑十八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九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二十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二十一歲。

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父怒。全美樟售己田爲淸其逋。勸以折節讀書。〔神道碑銘〕〔譜〕少好黃白之學。絕粒運氣。困殆幾斃。已而遊於椎埋拳勇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忽又縱博。無以償所負。則私斥賣其生產。〔全祖望穆翁先生墓志〕張督師倉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盡賣負郭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其折節改行。穆翁諱美樟。字木千。其仲子公壻也。避地居台州黃巖縣。案公述懷詩。其二有云。弱齡尚遇異。辟穀嘉青鸞。骨肉相驚涕。時復勸加餐。因緣誤煙火。塵鞅日可攢。上書獻天子。索米走長安。黃白之學。當指此。又全氏張督師畫像記。乃述其族母張之言。稱予年十八。張年八十。時爲康熙六十一年。則公女當生於明崇禎十六年。

崇禎十四年辛巳二十二歲。

崇禎十五年壬午二十三歲。

舉於鄉。案是科主司爲翰林院編修吳國華。字葵庵。南直隸宜興人。吏科給事中范淑泰字通也。山東滋陽人。房考知諸暨縣錢世貴。字聖霑。南直隸青浦人。崇禎庚辰進士。

崇禎十六年癸未二十四歲。

國朝順治元年。甲申 二十五歲。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社稷。五月一日。南都諸臣史可法等奉福王監國。明年。僭元宏光。

大清定鼎京師。

順治二年。乙酉 二十六歲。

王師下江南。〔李介天香閣隨筆〕許定國殺高傑。傑妻邢請於史閣部。必報讐。定國懼。納款請兵。已爲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得定國。乃決策南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許重熙甲乙彙略〕五月丙申。開洪武門。二大僚統百官獻册。行四拜禮。請豫王進城。乙巳。劉良佐奉豫王令。追至坂子磯。黃得功中弩自刎死。良佐入其營。挾福王回南京。

浙西郡縣咸望風下。閏六月十有三日。浙東士民競起。無所期會。城守以外。窮鄉僻澨。各自爲屯。〔左尹魯春秋〕鄞士董志甯、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燝、毛聚奎、與刑部郎錢肅樂。會鄉老合兵。沈宸荃、馮元颺、亦起慈谿。十八日奉箋迎魯王監國。〔全祖望撰錢忠介公神道第二碑銘〕公先至。肅樂即遣公迎於天台。監國授公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神道碑銘〕譜云。詔以翰林院檢討。掌制誥。兼行人司事。傳云。授檢討。知制誥。案魯春秋記。同時並起者。會稽鄭遵謙王紹美王亹周晉王襄鄭之瀚張玉鉉餘姚熊汝霖孫嘉績縣吏王翊仁和陳萬亘馬

雲龍、道士范大倫、富陽陸方侯、於潛俞文淵、海甯朱大剛、左尹周宗彝、及弟啟琦、沈陵俞元良及兄元禮、金華張國維、朱大典、東陽陳倉、嘉興徐石麒、王焜、張翊、嘉善錢栫、海鹽王雲衢及弟雲龍、雲鳳、韓萬象、平湖屠象美、陸清原、倪長圩、馬鳴雷、朱大定、湯雲章、崇德呂宣忠、長興金鎰、歸安韓茂貽、王光祉、德清蔡擺法、蔡于標、永嘉張寔孚、臨海陳函輝、柯夏卿、翁明英、其江南江西響附者、不勝書、諸人或絕脰捐軀、或遯荒以死、事蹟久湮、今且無能舉姓氏矣。

閩中詔使至、議開讀不合、公請充報使入閩、從之。（神道碑銘）

順治三年、丙戌　二十七歲。

大軍已克浙東、江上師潰。（魯春秋）監國奔台州、宮眷舟出定海、總兵張國柱戀執以降、元妃張氏見害、復傳有妃周氏破瓷槃扼喉死、楊鳳苞南疆佚史跋七據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閏位紀舟山紀略、以瓷槃自到爲張氏事、蓋據戴周二家、未見左尹書也。公倉卒馳歸、拜父曰、兒將隨主航海竟去。（傳）入翁洲、從富平將軍張名振奉監國入閩。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乃偕還、加右僉都御史。（神道碑銘）譜云、張名振守石浦、棄之扈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乃入閩、公留舟山。（魯春秋）是年秋七月、鄭芝龍降、鄭彩入鼇門、成加畫漳泉爲守、八月、鄭彩迎監國保鼇門。（傳）煌言入海、颶風舟覆、登海島、飢困待斃、夢神告曰、餉君千年鹿、俟十九年還我、詰朝果得一鹿、炙食之、入嘗一臠、歷旬不飢、遇他舟至、獲免。

順治四年。丁亥二十八歲。

夏四月。蘇松總鎮吳勝兆。約張名振爲外援。（魯春秋）故都御史沈廷揚。御史馮京第。與公並勸名振應之。公監名振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廷揚死之。公與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導使走至公壬午房考錢氏。七日閒道。案北征錄云。遭颶風覆舟□□中。七日得閒行歸海上。復歸翁洲。（神道碑銘）（譜）勝兆乞師。黃斌卿欲卻之。沈公廷揚勸名振行。公與馮公京第同往至崇明。颶風大作。全軍覆焉。（魯春秋）勝兆與舟師期會。夜中殺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號衆以待。適海師礮震潛蛟。舟覆失約。勝兆爲中軍詹世勳所縛就法。案沈寓白華莊稿五梅公紀事略。廷揚字季明。別號五梅。乳名百五。南都亡後。斂衆舟山。丁亥春。統舟北上。四月十四日。颶風大作。舟膠於福山之徐六涇灘。遂見執。姪元昇。麾下七百人從焉。同行諸人。皆易服雜亂軍中逸去。巡撫土國寶。坑七百人於姑蘇婁門之李王廟。廷揚檻送金陵按察司獄。七月二日受刑。元昇從焉。全氏撰崇明沈公神道碑銘。述廷揚言兵至。必駐崇明。禁打糧。然後可。至崇明食盡。名振重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風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大兵逆之岸上。名振與煌言京第雜降卒中逸去。未嘗覆全軍也。是年公在翁洲。有九日陪安昌王黃虎癡、張侯服、張觀淵、朱聞元、徐闇公、沈公子昆仲、登鎮山和韻詩。又留節翁城。同諸公行長至禮。詩云。幾年臥節夢金鑾。綿蕞猶班舊握蘭。葭管初開周甲子。蔥珩重見漢衣冠。嵩呼恍覺鑪香近。海曙還疑扇影寒。惟有臣心冰雪淨。暫將綵纜繫雙丸。

順治五年。戊子二十九歲。

義興餘校復起。出沒林麓。〔魯春秋〕公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神道碑銘〕案山寨之起。以錢肅樂在閩連下興化福清諸城華夏乞師斌卿。已言師至姚。張都御史當以平岡之師曾可得三百人。則集義從正。在是年。及夏六月。肅樂已卒矣。公撰曹雲霖詩序云。戊子秋。余入山寨。此確證也。譜以山師起。公軍平岡。繫已丑大誤。又肅樂之卒。全氏書五月。魯春秋書六月。攷是年閏四月。時海上未奉正朔。置閏遂異耳。黃斌卿使弟孝卿隨馮京第再乞師日本。公以詩贈行。案魯春秋二次乞師日本。時同行者有凌十宏。公送黃金吾馮侍御乞師日本詩云。中原何地足依棲。惆悵徵師日出方。龍節臥持多斧客。魚書泣捧豹衣郎。黃河北去浮青雀。滄海東回獻白狼。佇聽無衣萬里外。繡弧應復挂扶桑。奇零艸此詩編年戊子。譜繫丁亥誤。

順治六年。己丑三十歲。

公屯山寨。奇零艸。己丑有屯兵山寨勸農遇雨詩。又答上虞口令詩。其端陽喜雨呈張相國覘淵詩云。海國懸符爲辟兵。驅來雷檄又縱橫。中天雨露天中節。半夜風雲夜半晴。繁露何須災異對。商霖原爲相公生。憂民幸慰所年意。笑把菖蒲泛酒鐺。〔魯春秋〕是年秋七月。張名振議迎監國駐台州臨海。八月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即納。王朝先殺斌卿。名振遂統其軍。監國諭名振總督諸師。阮進治樓櫓。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肯堂加太子太保。以吳鍾巒爲禮刑二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李向中兵部尚書。朱永佑兵部右侍郎。向中永佑白鷺門依監國至舟山者。

順治七年。庚寅三十一歲。

公入衞舟山。超拜兵部左侍郎。〔魯春秋〕〔神道碑銘〕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衞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譜稱公以所部入衞晉兵左侍兼學士。案公官階在魯已授左侍郎。桂藩遙授尚書。旋晉大學士。全氏神道碑銘。於歷官年次皆不誤。惟左右字誤。遂爲官止尚書。以浙督所上印文爲信。鄞志辨之是也。譜則左字不誤。而以授尚書之年爲加閣部。鄞志遂據譜以正神道碑之誤。非也。碑既泥舊制。譜又無確證。蓋兩家皆未見左尹書。故也。

順治八年。辛卯。三十二歲。

公奉監國命。治兵鹿頸頭。〔魯春秋〕九月朔。

大軍克舟山。公以鹿頸兵同張名振軍衞監國入閩。〔魯春秋〕八月。大軍治舟艦。從蛟門向舟山。稗將江天保爲阮進先鋒。以四艦迎戰。定海沈十三舟。餘人斷右臂縱還。監國詣蛟門祭江。夜半見大星從西北隕舟山。無數小星隨之。卽還舟山。未至聞警。或請取二王子長宏枏、次宏棟入舟。張名振曰。如是恐寒守者心。監國不强。時舟山精銳分應南北洋。越五日。大軍復出。天大霧。咫尺不辨。阮進戰於螺頭洋。風逆不得前。手發火樞。倉卒觸桅。焚進艇。進創甚。躍水。起之不能言。瞪目怒視。三日死。月之廿一日也。名振弟都督名揚。閣部張肯堂。猶攖城鍵禦。歷十晝夜。名振等護監國由外洋南泛。監軍主事金允彥、邱元吉、內款言城中虛實。導攻益急。守者猶酷。允彥子傳示四門。九月一日午。諸門開。肯堂一門皆死。名揚被執不屈死。戚屬五十餘人焚死。監國妃張氏赴井死。宮眷十三人從死。一內監死井旁。失其名。尚書吳鍾巒、李向中、朱永佑、給事中董志寧、御史朱簽時、梁隆吉、主事蘇兆人、林之瑛、劉午陽、董元、楊鼎臣、李開國、鄭中李國楨、中書顧羽、江中氾、陳所學。皆閩戶自焚死。溫州義健林伯起、張瑞初、都督焦文玉、及妻張同死。總鎭劉世勳格鬬死。煌言名振護監國走三沙。國姓成功迎入廈門。尋居之金門。案全氏神道碑銘。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搗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

翁洲陷。公匿王再入閩。次鷺門。譜亦云。公軍北行入吳淞。舟山已陷。注則稱阮進舟焚投水死。名振以王踉蹌而去。諸將背城力鬬。衆寡不敵。城遂陷。張督師畫像記云。名振自以習熟形勢。謂蛟關天險。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聲趨松江。以牽舟山之勢。聞變遽還。則不及矣。謂其輕出則可。謂其奉王以逃則誤。此定論也。舟山同殉諸人。譜注所載尚有文臣鄭遵儉、楊思任、顧宗堯、戴仲明。武臣楊錦、王相、林志爍、葉大俊。又顧明楫、林世英。內監則劉朝也。楊氏佚史跋六有岐陽王裔李錫祚、李錫貢、錫祚佐阮進守螺頭洋。進創甚。錫祚趨救亦被創。赴水死。城破。錫貢巷戰。馬蹶被獲。斬於四明。又浙江通志。有婁文煥。舟山破。痛哭。拱坐海邊沙上。潮至隨水湧去。又案監國妃張氏。據全氏舟山宮井碑。爲陳氏。鄞人。楊氏佚史跋七云。陳氏。監國紀年作張氏。譜即元妃之妹。舟山興廢記。雪交亭錄。結埼亭集。皆作陳氏。魯春秋記。壬寅秋九月十七日。監國魯王以海澨於金門。年五十四。繼妃陳氏。明年生遺腹子宏甲。周支長。楊王術桂。今改甯靖王收養。樓於東甯。豈又一陳氏耶。（劉獻廷廣陽雜記）明宗室從鄭克塽降者九人。有魯王八子朱柏。後與甯靖王子朱儼鈔。皆安插湖南墾荒。公有翁洲行一篇。自從錢唐怒濤竭。會稽之樓多鏁。翻甬東百戶古翁洲。居然天塹高碣石。青雀黃龍似列屏。蛟螭不敢波間鳴。虎賁爭如秦婦女。魚鼈半是漢公卿。五六年間風雲變。帝子南迴開宮殿。由來澤國仗樓船。烏鬼漁人都不賤。堂恰穴闕幾經秋。□□飲馬滄海流。共言滄海難飛越。況乃北馬非南舟。東風偏與□□便。一夜輕帆落奔電。南軍鼓死將軍禽。從此兩軍罷水戰。孤城聞警早登陴。萬騎壓城城欲夷。礮聲如雷矢如雨。城頭甲士多瘡痍。雲梯百道凌霄起。四顧援師無螻蟻。裹創奮呼外宅兒。奮師痛哭良家子。斯時帝子在行閒。吳淞渡口凱歌還。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巖關。又聞巷戰戈旋倒。闔城草草塗肝腦。忠臣盡瘞伯夷山。義士悉到田橫島。亦有人自重圍來。向予細說令人哀。椒塗玉葉填曾井。甲第珠璫掩劫灰。而今人民已非況。城郭飄蹀跳號甯。復肉土花新蝕遺。鏃黃石苦早纏鈌。斯綠嗚呼問誰橫。驅鐵兩當翻。令漢土翦龍荒。安得一劍掃天狼。重醉椒漿慰國殤。時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海道王爾祿。皆以書招。公不可屈。

公復書略曰。兩閒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獨行其是而已。區區此志。百折彌堅。不過恪守人倫。即是深明天道。又云河北羣

盜。皆以興復漢室爲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足下得以折柬招之。不孝面目何如。亦欲以此衛相籠絡。誤矣。矧水陸自有長技。戰守自有定謀。縱以全力來。勝負未可知也。我輩相晤。正自有期。不孝未便以文山自況。足下不必以夢炎輩自居爾。案是時有司亦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父書。言顧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他日不憚作趙苞自贖。故復書中自稱不孝云。

順治九年。壬辰。三十三歲。

公與張名振及義英將軍阮駿、阮進從子。案魯春秋。辛卯夏四月。馬進寶使人密招蕩湖進於南田。併拉從子義英將軍駿同往。駿不從。以露富平名振。名振涕泣留之。進感而止。誠意伯劉孔昭諸軍。入長江、登金山。望祭孝陵。時上游有宿約不至。左次崇明。（魯春秋）監國居金門。遣名振以己意乞師厦門。成功不許。名振露其背所刺盡忠報國字激之。並指腹爲姻。得助師二萬。與煌言及駿孔昭等直溯金塘。獲金允彥磔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待約失期。不進。題詩金山寺而還。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案名振詩。奇零艸別本誤爲公作。首句橫作淮。末二句遙望孝陵應有感。曾將大纛抵龍津。遙望句作松柏陰陰兵縞素。會將作竚看。抵作禍。下又注用前韻。繫年甲午。一作壬寅。皆誤。惟和張侯服留題金山原韻六首。繫甲午不誤。又甲午立春日大雨雪。駐師吳淞。詩注會名振之師。初入長江。登金山望石頭城。祭孝陵。時上游有宿約不至。左次崇明。乃追述前事。語公有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二首。不繫年。其一曰。割豐牛壁倚中流。天劈東南形勢收。鐵甕潮函飛鷺嶺。牙檣影撼浴龍舟。畫江何代空鼉鼓。橫海今來駐虎斿。咫尺金陵王氣在。可能瞻掃問松楸。正是年事也。公北征錄言丁亥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師徒單弱。迄鮮成績。皆在戊戌以前。全氏神道碑銘。言癸巳冬復閩。行入吳淞。尋招軍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遙祭孝陵。上游宿約不至。左次崇明。甲

午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案癸巳之明年。卽甲午也。既書明年下復繫以甲午。誤矣。其云再入長江者。據公甲午再入長江一詩。蓋全氏因北征錄三入長江之文。而未嘗考定。初入長江爲何年。又不知甲午之自春徂秋二入長江。故惝怳其詞。否則癸巳字誤。然以左次崇明屬之明年。於事仍不合。譜則以癸巳甲午乙未三年分紀。復與神道碑銘相左。又全氏撰元西侯張公墓碑。直以癸巳甲午兩入長江爲說。則北征錄三入之文爲不足據矣。此實一大疑案。賴左尹書於三次入江。詳記始末耳。左尹與於乙酉義師。曾官兵部。畫江之役。身在行間。浙東事敗。猶遯荒野。又後公數十年歿。雖其書不傳。舉憶一二。其資考證。非無說也。

是歲。公父卒於家。公屯湄島。曹雲霖詩序。歲在壬辰。余避地鷺左。雲霖在焉。歎然道故。時欒欒棘人耳。故不輕有贈答。癸巳春。余附樓船北歸。譜注公父病卒。李徵君鄴嗣葬之城南。傳云。既聞父亡。一慟而絕。比甦。不再哭。念已破家殉國。父死不葬。妻子顚連。無以存活。終身不蓄姬侍。公甲午有追墓一首。曰。國難臨人出家傾。待子歸。可能磨墨盾。其奈冷斑衣。金革三年淚。冰霜寸艸暉。髮膚雖不毀。猶恨故園非。廿載嗟何怙。長銜梧檟愁。節旄看盡落。斧鑕悔遲謀。燕去巢應改。烏號屋僅留。在堂有委蛻。無計翦青楸。　案公是年有長至志感除夕宿湄洲禪院諸詩。

順治十年。癸巳。三十四歲。

公自湄島至琅琦。經南日。北還入浙。尋入吳淞。是年有次琅琦謁錢希聲殯宮。重經南日弔沈彤庵。及北還入浙。入吳見暫。忽憶車駕南巡。諸詩譜言次於東甌。尋入吳淞者。自閩入吳淞海道也。公癸巳除夕詩曰。入歲他鄉臘鼓催。鄉心撩亂鼓聲哀。無情天地猶揠甲。有意山川獨畫灰。兒女黯鉤離別後。君臣投璧搖遷來。年華如許人將老。辜負春風又幾回。

順治十一年。甲午三十五歲。

春正月。公與名振會成功全師復入京口。公立春日大雨雪。駐師吳淞。詩曰、春信驚催元臘殘。江梅猶帶六花蟠。屠蘇飲出冰餘冷。組練光浮木末寒。吹垢豈期風入夢。洗兵自合雨成團。征人感荷東皇意。且逐年光奮羽翰。戰不利。淹四日退軍。成功復令陳六御程應蕃等協攻崇明。不克。還觸吳淞關。掠戰艦二百九十。名振以沙船九百泛登萊。及高麗乃還。秋八月。公復與名振合成功所遣水軍。總制甘輝。再窺吳淞。公再入長江詩曰。江聲萬古似聞聲。天險依然渡水庫。涿鹿亦當經再戰。盧龍應復待三犂。彌弓挽處驅元武。鎖甲揮來失白題。兵氣至今猶未洗。自慚無計慰雲霓。遭風變旋師。移攻舟山。鎮將巴臣興陳虎禦之。陳虎戰歿。巴臣興降。（魯春秋）成功軍入京口。戰敗。喪副將阮甲。旋由平洋沙攻崇明失利。平原將軍姚志卓自剄死。案巴臣興本名成功。降始改名。是年名振卒。（魯春秋）名振卒於舟山。公辛丑祭名振文云。甲午之冬。棄捐賓客。距今僅七載。又哭定西侯墓詩。注卒於甲午。祭文別本作乙未。誤。全氏定西侯墓碑書甲午卒。書像記則書乙未卒。亦誤。遺言以所部付公。公平岡入衛。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神道碑銘）案公功陷舟山。遣戎政司馬陳六御及義英伯阮駿守之。公既統名振軍。是年當在翁洲。公閒居詩有云。人居閒處非佳境。事到難時且放懷。壽阮季友云、笑我尚爲籠鴿客。相期何日捧龍鱗。又海上二首其一有云、浩氣塡胸星月冷。壯懷裂髮鬼神愁。疑亦作於是時。

順治十二年。乙未　三十六歲。

公屯臨覃。〔神道碑銘〕乙未成功貽書於公謀大舉。〔魯春秋〕乙未秋九月成功還厦門。改爲思明州。議設四屯。公駐臨覃。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牛頭門亦置勁旅。遙爲犄角相聲應。東南遺黎走集甚衆。

順治十三年。丙申　三十七歲。

公移軍秦川。〔神道碑銘〕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川。〔魯春秋〕秋八月。大軍破舟山。阮駿舟膠淺敗績。劉永錫赴水死。陳六御張洪德自剄死。楊晉爵以孤軍戰橫水洋兩日夜力竭自剄死。太常少卿陸九徵被執不屈死。永錫、孔昭子也。　案公奇零艸自序云。綴緝新舊篇章。稍稍成帙。丙申昌國再陷。而亡什之三。是　大軍攻舟山時。公當自臨覃至。既破。乃入閩。公壺江卽事詩其一曰。倦飛無路且投閒。滄海人來第幾灣。眞覺壺中留日月。猶疑畫裏對江山。飄零蛋戶還相笑。偃蹇柴門長自關。閩越波濤千里闊。那能有夢寄刀環。又云。駭浪扁舟輕似葉。重圍匹馬跳如丸。創深已信傷弓數。痛定應愁捲土難。又夢中句云。集候秋蟲偏解語。失途老驥亦長鳴。又舟次三山云。每擁麾幢欲淚潸。萍蹤無奈又三山。才非命世空沈族。事尚因人亦强顏。猿鶴秋深悲別岫。魚龍夜舞泣閒關。途窮未就行藏計。華髮朝來已半斑。可想見當日情事。

順治十四年。丁酉　三十八歲。

公還翁洲。〔神道碑銘〕丁酉。大兵逼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魯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案公戊戌冬懷八首中。潛邸一作有句云。只今冷落蛟螭窟。雪夜徒吟冤苑篇。正謂此也。〔魯春秋〕時海禁嚴。沿海居民內徙四十里。限期勿後。懲

田廬違限者火之。徒所許借居寄食於其姻族。拒者有法。公有丁酉元旦駐師秦川詩。

順治十五年。戊戌。三十九歲。

公在翁洲。桂王遙授兵部尚書。（魯春秋）案神道碑銘。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己亥告敗滇中。且引告。滇中專勅慰問。加尚書。兼官如故。譜於是年書滇中遣使慰勞晉閣部。又據公聞行在所遣使至營宣諭有感詩。注中時余官少司馬兼學士。謂自述其故官。非是年始授。良然。取詩中黃麻紫綍不須多句。爲公晉閣部之證。皆誤。譜於詩注兼侍講作學士尤誤。鄭志辨已亥告敗滇中。滇中專敕慰問爲誤。以晉閣部爲前一年事。已亥則永明入緬。何有往來之使。是也。不知全氏乃誤會公辛丑上桂藩疏中語。而以加尚書云云牽連書之。故有此失。若以往來之使爲疑。則是年滇使爲周金湯。據公疏又有劉之清。當時諸臣崎嶇險阻。帛書蠟表。出死入生。恆非意計所及。弗可議也。七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泊羊山。風濤碎船。復還翁洲。（北征錄）戊戌。隨賜姓。延平王北抵羊山。遇風碎舟。返旆。（神道碑銘）成功仍推公爲監軍。泊舟羊山。羊山多羊。見人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翻焉。（魯春秋）成功以舟師大掠招寶山。兵部尚書煌言。計資延平大力。勇幽。恢復舟山敗後。凡大舉必與延平合議。時監國往來鷺門。無定轍。是年公有撫時感事詩。句曰。人生百歲安得有。我今草草三十九。又縱橫露布浪飛書。突兀星槎莽犯斗。風雲縮朒帝應嗔。日月膏肓鬼亦吼。丈夫志氣薄勳名。何戎文章等芻狗。樂府雍露吟。赤鳳蕩海宇。翁水翠飛揚。日月長麗天。中有蓬萊鄉。桓桓國虎臣。據圖畫封疆。火生木必焚。害金自相戕。屏藩遂已撤。干戈及寢皇。白日竄野馬。黃昏號國殤。貴賤同一骨。誰爲送北邙。蒿里曲。猛獸在深山。象蠱亦壽考。況也濟亂流。干城國之寶。一朝捐資客。三軍哭孤島。李代桃亦僵。蒯易絲愈擾。吁嗟周遺民。去作流離鳥。路逢

故鬼語。死生何草草。野死媚烏鳶。水死蛟龍飽。哀哉失所天。人命不自保。又舟山感舊四首。一曰、孤雲兩角委漁磯。極目滄桑事已非。隔浦青燐相掩映。傍溪紅雨自霏微。檣烏轉逐危舟宿。社燕空尋舊壘依。獨有朱芝人尚在。天荒地老不知歸。三曰、江皋烽盡燼猶紅。獵火歸然滿故宮。樓閣總隨蜃氣散。鼓鼙迸入角聲空。田橫島上淒涼月。杜若洲前冷落風。翹首鑾光何處是。五雲應復捧南中。

順治十六年。己亥四十歲。

夏五月。公會成功舟師。從大江突京口。即嚴家沙。爲壇禱告。入七里港。攻陷瓜洲。直趨蕪湖。（魯春秋）煌言以其師領前鋒。開府蕪湖。傳檄千里。上印者三十有七。時艅艎大小八千餘號。大將張茂之總五軍令嚴掠一黍者死。斷鎮江鐵索。城中擲帽與堞齊。市肆不驚。商旅如故。（北征錄）己亥仲夏。延平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不聽。既濟江。議首取瓜步。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礮數百位。延平屬余領水軍先陸師入。遂揚帆逆流而上。次礮口。風息流迅。不得前。諸艘且進且卻。兩岸礮彈如雨。水軍傷矢石者。骨飛肉舞。余叱舟人鼓棹逆入金山。得入僅十七舟。而下轄則十三。次早師克瓜城。延平欲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力贊濟師鐵甕。延平慮援騎朝發夕至。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延平意悟。屬余督水軍往約。直達蕪湖。時江潮縮腑。水下如駛。易沙牽船。挽而前。未至儀眞十五里。吏民遮道來歸。舟次六合。得報六月廿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州既下。由陸逐北。雖步卒皆鐵鎧。難疾趨。五日亦當達石頭城下。即致書張茂之。謂兵貴神速。水道進師遲緩。非策。余恐後期。晝夜兼程。抵觀音門。乃六月廿八日也。艤棹兩宿。戰船無一至。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身爲殿。泊浦口。七月朔戰不利。忽一航至。則輕下犂艦也。乘之復戰。後綜繼至。始去。而日已曛矣。詰旦整師前進。部曲馳報。江浦已破。捷聞。延平止余毋往蕪湖。且扼浦口。撫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亦抵七里洲。商

取建康。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捷書至矣。延平謂余蕪城尤上游門戶。促余旋發。七日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南北相率來歸者。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案是時公所部義從凡六千人。見徐孚遠所撰奇零艸序。七月大軍破成功於江甯。誅其將甘輝、余新、（魯春秋作日新。）洪復等。成功遁。（魯春秋）海師戰桃灣不利。甘輝營被劫。大戰石灰山。復敗績。失萬人。沿江數百里。舟師咸退去。（廣陽雜記）賜姓。攻南京。余新爲梁化鳳所愚。遂不爲備。值其壽日。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戍擒。余新跪請降。甘輝不屈死。洪復罵而死。復泉州。同安人丰姿如婦人。而勇冠三軍。賜姓。攻漳州。值劫營。失思文所賜七印。復獨騎自敵。後入營中。挾印。囊走。追者至。發三矢。連斃三人。以印反命。（魯春秋）既刺甘輝。責輝勸降。成功。酬大爵。輝傲睨曰。國姓父不能奪國姓。乃仗輝。且輝亦安肯勸國姓也。請速死。無他言。怒叱日新。丈夫得死所。濡忍何爲。公猶在蕪湖。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等遺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公與郎總督書略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如僕將略原非所長。止以讀書知大義。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此志。以濟、則藉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故不惜憑陵濤之中。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逾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謝良平竹帛。抗黃綺衣冠。亦之死靡它。豈復浮詞曲談。足動其心哉。乃執事儼然以書進。似以僕爲可利鈍興衰勁者。虎倀戒途。雁奴伺夜。固無足怪。來書溫潤。諒執事非憒憒者。遂附數行以復。斬使焚書。適足以見不廣。僕亦不爲也。案公是書。集中編年戊戌。據北征錄。則在己亥入蕪湖後。上魯監國啟。亦及此事。全氏神道碑銘。書戊戌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已亥江督郎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凡兩見。案江南通志。順治四年。設總督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六年以後。總督不轄河南。會典九年。總督又移駐南昌。亦稱江西總督。未幾復歸江甯。郎公以十一年任江西巡撫。十三年授總督。戊戌爲順治十五年。公方與延平入東甌。舟覆復退。翁洲未踰浙境。郎公爲江南江西總督。已越疆涉海。貽書勸降。疑非事實。集中編年傳寫易譌。或係後人據書中逾一紀之文而改之。不知戊戌以後。皆得言逾也。茲從北征錄仍繫是年。既知成

功全師入海。援絕路阻。遂棄舟登岸。潛行山谷。復歸臨覃。〔北征錄〕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盈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郡扼上游。一軍拔和陽固采石。一軍入甯國偪新安。身往來姑熟閒。名爲駐節鳩茲。實席不暇暖。正思直取九江。然延平軍陣石頭城者已半月。余聞之上書。大略謂頓兵堅城。師老易生他變。無何石頭師挫。時余在甯國府。報至。遽返蕪湖。已七月廿九日矣。初意石頭師即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守鎮江。故彈壓上游不少退。而鄖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相遺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又遣兵復取太平。然江上下音信阻絕。余遣一僧齎帛書由閒道款延平。乞益百艘相助。詎意延平不但舍石頭去。且棄饑蹇行矣。余欲據城邑。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余名則成。士民何辜。欲沖突出江。池州守兵又未集。因部勒全軍指繁昌。池兵亦至。共議以艨艟竟趨鄱陽。乃決計西上。八月初七日次銅陵。一軍將抵烏沙峽。後隊尚維三山。與楚船相值。余橫流奮擊。沈其四船。溺死無算。以天暮停舟。夜半楚船遁下流。礮聲轟然。轄下兵誤爲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轉蕪湖。或入焦湖。西江之役。已成畫餅。余進退維谷。遂沈巨艦江中。易沙船至無爲州。擬走焦湖。聚散亡。適英霍山寨義士來。說焦湖冬涸。不若入山寨可持久。因焚舟提師登岸。至桐城黃金鋪。選銳騎馳擊奪馬數十。由奇嶺進山。十七日。已入霍山界。陽山寨在咫尺。先以書通。豬頁有堅不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將軍寨。將士疲甚。余強起披衣行。占四課。俱空陷。因申令詰朝早發。余率騎兵前驅。而追騎躡後。方踰嶺。後軍報奄至。士卒竄山谷中。余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勒馬高坡。後軍已截斷。首尾不能顧。余念鬬死無名。單騎突圍走。止一童攜印相隨。去稍遠。牙門將逃而復返。呼之偕行。三人紆迴山岡閒。迷失道。士人導余乘月行。夜走七十里。望門謀朝炊。主人問所從來。導者答余爲館師。余將則賈客。皆以兵難避。導爲送往。進一匕復行。塗遇散兵十許。見余驚喜。欲相勞苦。導者恐駭耳目。余亦躡導疾走。村中豪傑。竟相遮問。導者謂事露。不反顧。樸被亦負之而趨。余既失道。復失導。傾所有分贈諸人。稍稍解去。視其中貌厚者。俾導行。其人姓胡。昆季三人。是日行三十里。宿逆旅。主人胡族屬也。胡之季猝至。招兄耳語。卻入語余曰。君自海上來。余曰然。爾何從知之。胡曰。君在郵中。不見十數人過我門乎。余季問

之知君亦海上人也。恐吾導不力。所以來耳。胡之老人爲余言。此郭向年亦舉義旂卒不成。今莫敢動。余謀所向。僉云當從安慶渡江。余憶舊時貲從。歙人朱君。變姓名賣藥高河埠。至高河。朱君他往未返。市人見童子之問朱君也。蹤跡之。得朱君友徐某金某。陰左右余。令密友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抵張家灘。登岸。金與徐別。從安慶來會。灘屬池之東流。徐之兄賣藥於村中。故問津焉。於是由建德祁門山中走休甯。余復病瘧。扶疾而行。冒險奔馳。道路以目。將次祁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朱橋鎭。賴導皆歙人。得無他。計程兩日抵休邑。未至三舍。聞兵阻不得入。止郭外。招提乘閒抵城中。寓徐諸父家。其諸父善岐黃。有隱君子風。余至盛治具。然亦謂余館師。與其猶子善。不知爲余也。兵退。買棹嚴陵。過新安亭。達街口。邏卒登舟見余。持之急。徐起與鬨。事得解。解維過淳安。已入浙矣。會省符插民艇載兵。絕浮梁。余船藏他港。卒爲插去。乃迂道走遂安。達嚴郡。計山行無恐。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赴海壖。鳥道羊腸。較徽州更甚。時余將已令取道於杭。而金徐諸人皆不諳浙道里。向者導導余。茲則余導導。然余實茫然。間途已經。得至海濱。居人咸來問訊。遠近閩然。知余得生還矣。(魯春秋)煌言師不統於鄭。自請先登。以是深入。戚功不爲聲援。急全師去。煌言不得退。提殘校入霍山界。歷險巇。衝擊死散殆盡。至棄騎爲失路。賈往往得故義健曲護之。蓋是時中原婦豎無不知大司馬煌言忠者。

是年。桂王遙授公東閣大學士。兼官如故。(魯春秋)秋。桂王遙敕仍魯王監國。駐澎湖。晉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原官。冬。築長亭鄉海塘。公山頭重築海塘碑記。略曰。台之緱城。枕山負海。東鄙即尾閭也。有鄉名長亭。吞吐潮汐。民居與魚鼈爲鄰。而地脈湧出。贅附一沙。與龍山對峙。號山頭。實沮洳場也。後馮袁諸姓卜築於此。爲滄以瀦山泉。爲塘以捍海潮。而族始盛。其俗樹藝之外。皆魚鹽爲業。久之亦遂殷阜。國家盛時。海波不揚。邑多賢長吏。濱海丸封。尤鮮戎馬驛騷。故上農以力田舉科。蛋戶以網罟牢盆著姓。氏家禮樂。而戶詩書。盍彬彬乎盛哉。但邑居介山海閒。田阻山則多磽。恆苦嘆。田阻海則多鹹。恆苦潮。於是鄉之人聚族而謀。伐木畚土。隆其地。復其障。微滄海爲桑田。即瀉鹵胥化膏腴矣。十餘年來。義旌徧海。戎服繁興。民力用是益殫。家室不保。遑問封表。由是沈潦內潰。洪濤外嚙。向之膏腴。仍歸瀉鹵。桑田亦幾爲滄海矣。余自乙酉飄泊海曲。近復鞠旅於緱城外島。聞之。悵然曰。民事甯

可緩乎。迺出金五十爲倡鳩工經始。義士馮某等爲之醵金錢。聚土木。以虔其事。大抵富者輸財。貧者輸力。靡不奔走恐後。因就故址增新防埤者崇之。圮者某之。闕者修之。薄者豐之。自冬徂春。蓋三閱月而工竣。慮人情之易媮也。申約以今時捐財之多寡爲他日授田之廣狹。亦可爲計及久遠者矣。公新安溪行詩。曲曲溪流曲田山。青峯千折水千灣。山亭擁霧遙疑塔。水碓春雲巧作關。越榜下灘雙槳捷。吳鹽到界一帆閒。卻看兩岸楓林葉。似送離愁照客顏。浮蹤同邱舍山感賦詩。蕭瑟干戈事。浮蹤已似萍。半床留破席。一室欠疏櫺。霜月窺人白。漁燈入夜青。天涯知已在。猶自歎零丁。

時大吏已籍公家。夫人董氏及子萬祺。逮繫鎮江。公有代內人獄中有寄詩。國破已飲泣。家破復閒關。自君之出矣。妾鬢君亦鰥。兒女雖有情。不在別離閒。上堂潔脯脡。下堂代斑斕。知君驅汗馬。豈敢怨紅顏。□□忠義□□。奄忽大椿謝。君滯滄海灣。兀然生死魂。并作鮫珠灣。君行寶膚髮。奔跣安所還。妾自感百罹。飛蓬任蠻鬟。哀門既零落。空閨誰貞艱。哀哉井臼婦。終歲困狴犴。非不輕微生。將雖寶且孱。闔扉滋味惡。憐青碧血殷。古稱東海婦。嚴霜暴路班。天胡嘗夢夢。莫辨玦與環。如何貫索星。獨照望夫山。視彼麾斧峯。高名良可攀。雖將妾巾幗。來佐君羽綸。報君還視君。旅常樹人寰。

又擬答內子獄中有寄　盛年不惜別。客久始懷慚。我非蓬蒿人。江湖逢屢淹。況復□□。誰能解征彩。孤雁自西來。仿佛嚴書函。書中寄珍重。書外淚重緘。恍見閨中秀。吞聲寫素縑。卿今□□。雙魚何從探。珊珊魂魄來。關河諒非諳。棘林魑魅鄉。骨肉各生嫌。稚子亦蠶頭。狼狽形影兼。憶我初行役。兵戈未解嚴。驅驅悲九折。輾轉歲華添。白雲空繚繞。長此傷烏啣。水鷗雖忘機。安得比鶼鶼。名教自東躬。柔情非所耽。憐卿持門戶。鼎俎心已甘。豐獄有埋劍。紫氣若煙炎。莫邪獨淹抑。干將慘不銛。神物庶終合。造化焉能殲。生當挽鹿車。死當駕豐豐。

順治十七年。庚子四十一歲。

公在臨亹。是年公有上魯監國啟。略曰。臣萬里孤蹤。一軍特立。又懼旁疑他妒。未敢輕遠封章。已亥夏於東甌。晤錦衣指揮陳貴。曾附疏轉達。豈意陳貴隨鯨北上。因南師挫衂。流落江上。聞今已往山東。臣自入長江。直奪鎮江磯口。傳檄而下三十餘城。駐札蕪湖。水陸兵至萬餘。豈意潛師潰於金陵。倉卒南旋。臣之孤軍。竟陷重地。□□百計阻絕。歸路。貽書招誘。遂焚舟登陸。提三千餘衆。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終以勢孤援絕。士卒罷敗。臣單騎突陣。竄伏山谷中。由閒道徒步二千餘里。賴義士挾衛。始得生還海上。然志猶未已。力圖收燼。散亡漸集。奈蠶空釜傾。力不如心。倘漸海決不可支。亦當南帆一覲。昨差官自思明州回。始知移蹕金門之信。遵養時晦。尚無其地。是臣所爲日夕旁皇者也。臣垂翅之餘。百事艱難。芹曝之獻。容俟後期。錦衣張士魁、楊澄、亦經患難。得生全。現在臣營。合并具報。得朱子成書詩。書來惜分手。正憶皖城秋。入海仍精衛。還山尚蒯緱。參差非恨事。倉卒少良謀。異日傳心史。孤忠冀見收。案子成疑即高河賓藥朱君字。又重過桃渚詩。一棹天台依舊迷。重來秋爽足攀躋。苔衣糝糝髮偏美。石磴鱗鱗齒未齊。夢到赤城霞氣近。感深滄海水聲低。臨流空作桃花想。愧煞仙源是武溪。復屯臨亹詩。十年兵甲滿滄洲。此日迴戈又上游。人去鹿場仍舊跡。秋高蟹浦足晨羞。空山餓犬聲如豹。失路窮黎狀似鳩。自笑經營何太拙。誤將島嶼作并州。

順治十八年。辛丑四十二歲。

公引軍入閩。次沙關。〔神道碑銘〕時成功取臺灣。公遣參軍羅子木致書阻之。成功不聽。公與成功書略曰。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晉武以獨斷而平吳。苻堅又以獨斷而敗於晉。尉陀以僻處而據粵。劉禪又以僻處而亡於魏。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殿下東甯之役。豈誠謂外島可以創業開基。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無內顧憂。庶得專意。但自古未聞以

輜重眷屬置之外夷。而後經營中原者。或生長窮荒。適彼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掬之風上猛榛之地。眞乃入於幽谷。其間感離恨別。思歸苦窮。種種情懷。皆足以墮士氣而頓軍威。況欲其用命於矢石。改業於耰鋤。胡可得也。茲蹙墨徂寒。攻圍未下。無他。人和乖而地利失也。誠能因將士思歸。乘士民思亂。回旆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十名城可取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於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於殿下者。以殿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臺灣。何異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載。使壯士塗肝腦於久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大可惜矣。思明塊壘。何啻桐江一絲。鑿漢九鼎。今守孤單弱。兼聞紅夷乞師萬一。乘虛窺何勝負。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寸生。使殿下奄有臺灣。亦不免於退步。孰若早返思明。別圖所進哉。昔年長江之役。雖敗猶榮。倘尋徐福之行蹤。思虛敖之故蹟。縱偷安一時。必貽譏千古。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褒貶。可爲明鑒。夫虬髯劇賊。是海寇說。豈眞有扶餘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公是年有感事四首。句云。新路曾無異桃源。恐不同童女三千笑。孤兒五百嗔。鳩居初得計。蛋市轉生疑。蓋爲成功作也。

滇中事急。公復艸疏遣職方郎中吳鉏南訪。兼會師鄖陽。謀救滇。

〔神道碑銘〕公孤軍萎回兩島。滇中事急。成功方得臺灣。不能行。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撓楚以救滇。公陳南北機宜。疏略曰。臣本書生。遭逢多難。自經倡義。十有六年。雖棲山橫海。備嘗艱苦。而恢復未奏。但覺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蒙主上綸綍頻頒。節鉞謬寄。臣感極生慙。憤極思奮。故于己亥百月。隨臣成功直擣長江。分道疾驅。孤軍深入。不意金陵挫衂。倉卒班師。臣忘上游父老。夾道遮留。誓不顧身。持戰兩旬。援絕勢孤。遂全潰敗。臣突圍間行。始得完節而返。復蒙主上遣監臣劉之清齎到專敕一道。時臣方收燼於浙。而使臣又停橈於閩。未獲具疏陳謝。至今悚仄。數年之間。遠邇聽聞。久不知天南確信。事機得失。關繫非輕。茲以職方郎中臣吳鉏。不憚萬里間關。願得陛陳大計。特具本附奏。公有送吳佩遠職方南訪行在。兼會師鄖陽詩。其三曰。鄖江稱斗絕。咫尺向夔門。雲棧凌霄起。旌旗插壁屯。金貂皆上將。鐵馬足中原。一見隨何檄。還應報

國恩。譜注桂王己亥入緬至是三年。李定國連戰不利。公集中送吳職方黎大行。皆海上使探消息者。其冬緬人獻王。明年至滇遇害。是時定國諸軍皆在徼外。安得有會師之舉。案流賊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東之間。時有李來亨劉體仁等十三家。分據興山、巫山、房山、施州、均州、涪州、聲勢相倚。所謂鄖陽之師者也。後都御史洪承疇總督湘南諸軍事。桂王駐安隆。疏言十三家抗險據衝。聲勢而動。楚蜀雖失。未有貳志。若有征行。可以兵應。蓋海上諸公之計謀結鄖師以抒滇患。出於無可奈何。事雖不成。亦可憫也。諸野史皆不載。賴閣部詩得以考見。又曰鄖師雖與桂王連和。別奉韓王本鉉爲主。改元定武。移書序長幼。不稱臣。滇平。陝西總督李國英以七將軍出湖南分討。諸寨據險拒守。癸卯來亨以疾困甚。合諸寨力鬥四晝夜。國英大挫。甲辰。巫山不守。齊鼇死之。諸寨繼破。韓不終。案吳佩遠名祖錫。嘉善人。與於復社。全氏吳職方傳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三歲。

公還軍臨亹。〔神道碑銘〕案公復曹監軍從龍書曰、弟栖遲沙關。幾三月矣。金盡粟空。誰能爲景丹伸諜者。只得仍圖北返。兩番鼓棹。又以石尤留滯。今春風至矣。決計回浙。亦日晚開事。弟非不知兵力單極。況一阮陣俱裴回閩境。則聲勢更微。然弟以爲甯進寸。毋退尺。甯玉碎。毋瓦全。其素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近有小詠云、虬髯定擬浮家去。雁足空傳屬國還。又云、平沙一旅眞孤掌。可有天支靈武閒。感慨係之矣。時滇中已平。夏五月。

成功卒於臺灣。公三上書魯監國。不克行。公一書言、春來閩邸鈔。知去年十一月緬夷內變。永曆皇帝蒙塵。扈從宗室官員。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今定國入海。自文還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猶謂詐傳。疑信參半。及四月中旬。聞官眷充徒。鎮江北轅矣。臣以爲延平藩當伸大義。而至今寂寂。道路謠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終夜旁皇。恐孤島孤軍。難以持久。況復加以他故。譬羸尪之疾。胸胃轉增雜病。其能久乎。只今遣招撫於浙閩廣。每

省二人。以解散海上。若不及早經營。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致命以了生平。所惓惓者耳。羈旅島嶼。不獨與閩人休戚相關。且與閩海存亡相倚。計閩動鎮。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羅之術。以爲擁衛之資。此非欲徼福也。免禍亦宜然。即未暇言恥也。適存亦宜然。伏乞密與寧靖王及諸縉紳謀之。發憤爲雄。以慰遺黎。二言。臣謹顏以來。忽經十載。百折千回。壯心未已。原非勳業。助名特以越國義旅。魯邸侍從。止臣一人。尚在軍次。雖乖異庭之志。尚圖捷境之功。以十上蒼晦。潛耀官權。區區之情。盟之幽冥。倘期行闕。游從。攀髯莫逮。延平忽捐賓客。秉鉞無人。臣以孤軍。寸兵單壞。又無藩屏。探丸投戈。與死爲鄰。亦以死自誓。若輕爲移蹕。則風鶴頻驚。仍棲浯島。竊恐號召既遠。復與臣呼應不一。人心益振。勝鋒一挫。或揭帆海出。或復據沙關。結納內義。以絕竊伺。三言。去冬緬甸之變。君亡臣死。天下已無復有明宰矣。海上猶存。然而乃天留神州。顧島上勳貴。門戚各秩大養。位置兵徵將。寡謀慣耀窮。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中保權心。沙漠幾而相。相國首爲堆戴。臣敢勿招力爲從。恭進膳銀。差官齎懷。

秋九月。監國魯王卒於金門。神道碑銘。在冬十一月。魯王薨於寧靖。言魯王卒於甲辰。公是年有十九年。誤節語爲。若魯王安魯王以甲申襲封。至丁酉正十九年。冬字或呼書九月二字之誤。十一月則十七日三字。因冬而改。當時紀載。傳寫魚虎。往往有此。惟全氏書像記亦云甲辰卒。與碑不合。此當從本尹書。

是年。

朝命招撫使。案公上魯監國第一書。是時招撫使每省二人。在閩中則一爲洪文襄承疇。爲洪熙元見林氏時。記鄭之能事。浙中招撫。據盧氏宜述公答招撫書。署爲答岳招撫。王兵道。遺書院書。全氏神道碑銘。又書招撫使。公答不著其名。疑浙中二招撫。一爲岳公王兵道。則巡海道王公翰祿。兼任其事。翰祿湖北黃陂人。明進士。浙江通志。治六年。翰祿已任巡海道公則與書有之。下爲昭代蘊科語。必其人也。至康熙六年。海上事蹟。亦幾不見公無攷。又是時分守寧紹台。有王廷璧。河南祥符人。然守道無兵備。不當稱兵道也。

與浙江總督趙廷臣帛書招公。公答書凡一千七百七十餘言。終不屈。公有閩族屬被逮。且以告密波

累親朋作　宗國既飄搖家門遂顛覆惑此多難生欲泣不成哭我生實數奇乾坤方百六社已屋遭臣骨可糜豈敢惜孥戮所悲諸父行斑白攖三木女兒與所天株連遭拏梏幸或作流人亦登鬼簿稚子竟何辜十歲尚淹獄牝離有寡妻嚶幪兼緇幗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溝壑遺臣告密風舊游復被錄白虹慘欲垂黃金貧莫贖大地豈不寬誰念忠義屬推應千秋名蒼蒼追王蠋破涕慰親朋安知此非福

先是公自編所作詩爲奇零草至是復編其文曰冰槎集。公冰槎集引曰嗚呼此予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爲客星而入犯斗或入女宿而得支機故至今羨爲勝事余獨不然浮蹤浪跡當淒淒嚴嚴霜不得已而棲託寧槎筆墨所及率成冰聲則是槎非貫月也亦非挂星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予晚節所作于是以冰槎名嗟乎水澤腹堅天心盡見乃從凌陰千尺間而欲論列古今辨正夷夏不失君臣父子朋友之倫不其難哉異日者東風解凍尚有想見枯槎中人而興嗟者否哉在壬寅菊月朔張煌言自識。

康熙二年癸卯四十四歲。

公遣使入閩祭告監國。公表文有曰十九年之旄節爲國不殊廿四郡之疆圉平原無恙恨哭庭而未效嗟掃墓以何時投璧還秦早懸狐偃扁舟去越故學鴟夷又曰隻手難支以來歸已孤此願望帝化鵑而猶在莫慰餘思。

時大軍已克思明島師盡散。（魯春秋）和蘭內附合攻思明島明島、南澳門、臨蠻、牛頭門、雙山、玉環山、諸島師皆解。案公詩有顯行志慨三首諸疑指在烈嶼又疑爲鄭經作皆非也魯春秋言思明敗諸島多內款受職周全斌先殺馬得功兵敗亦降詩中苦口吾同澤甘心我喪名謂成功父子也吹笛悲日壯醉筑知誰親謂無同調也行矣河梁別翻爲送隴西謂解甲諸人也冰雪寒孤膽風雲怯病蹄大關雖咫尺敢復望之泥謂終不可爲也當在

是年作。

康熙三年。甲辰四十五歲。

夏六月。公殿軍崎嶇奧。魯春秋作花澳一作范誤。七日。提督張杰執公。（神道碑銘。提督張杰募公故校使居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檢舟主不之忌也。故校出刀脅之。具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乃告之。以夜半出山背。攀藤入暗中執公。并羅子木。侍者楊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魯春秋）是月廿有三日。煌言令裨將吳國華哨探至陶家尖。寧波人孫惟法伺得之。國華被創。投水死。舟子林姓者。生死不詳。一火者導之。執煌言。及監紀羅綸。字子木。勇士葉雲。門者冠小坪。二持槳者。煌言素跑宋寶航迹。案無名氏錄遺集記言云。甲辰七月望後八日。有客來告。蒼水張公被執至矣。予亟往覘之。見公方巾葛袍。廝卒牙門外。神色自若。右令公從角門進。公不動。杰知之。令啟中門延公入。上坐。此云望後八日。則廿三日爲公至郡之日可信也。懸奧居海中。不能朝發夕至。公以十七日被執。二十三日至郡。非十九日。左尹書廿三日執公。又誤以至郡日爲被執。傳聞不若親見也。全氏書同執者三人。左尹則書五人。裨將及舟子故校姓氏。全氏不詳。左尹則箸之記言從死者僅舉客羅子木及童子二人。鈕琇觚賸同。子木作自牧。趙世安仁和縣志則云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徐逢吉清波雜志載從死二人。注皁隸葉雲。侍者冠玉。無羅子木。

子木溧陽人。本名綸。以字行。公羅子木詩序曰。師指瀨水。羅生謁余江上。陳山川形勢。余以清河客擬之。然竟引去。曰親在身未敢許人也。余揚帆西上。聞羅生應延平招。從其族父軍。將往吳會延平。師潰。跟蹌挂甕。又聞羅生涕泣遮說。不肯留。遂隨軍道江入海。木幾舟次三山。猝遇蠻戰。思以死衛父。格鬥逾時。矢集鏡如蝟。墜水得生。而父就縛以去。羅生流離浙溟。宛轉島嶼。間欲出奇計救父。卒不得父生死音耗。然後稅駕於余行營。悲涼以楚。至於嘔血。子木出處。具見於此。冠玉鄞人。公鄞人子。故家後裔。

父母死從之海上臨刑當事見其幼欲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於忠某義不忍獨生延頸就刃見無名氏撰傳又全氏神道碑銘言公被執時有十屐敬黃巖人以計得脫林氏時對記曰公幕客王畏齋黃巖諸生今披緇名超遜語余云公被執前一日夢金甲神持符稱帝命召公次早向畏齋詫其兆俄有白氣一縷衝所居茅廠畏齋親見之夜半蒙難又公客徐允巖相從最久已亥入江多所贊書延平師遁公走英霍徐亦相從幾以格鬥死公勸之祝髮伏匿山中公還海上徐復來歸見公所作徐允巖詩序附記於此

八月以公至杭州。（記言）越旬日檄公至省杰命以四人輿公公至城門令駐輿北向稽首曰臣志畢矣復向城拜曰某不肖徒苦故鄉父老二十餘年有辜屬望又再拜曰自此不復見張氏家廟矣道旁數千人無不流涕。案盧氏宜曰公少白皙後乃高顴長髯嶽嶽千仞宜家去公宅僅三四十武幼時猶及親公色笑知之最詳亦最確。

總督趙廷臣。羈公於軍室。案傳云至武林處於舊府陳景鐘清波小志補云送居蕭寺公上總督書亦云羈留旋邸則未嘗置之狴犴也（魯春秋）煌言至武林總督高其義禮延之煌言抗賓座拱手曰昨蒙尺一下及賦性拘執不知悔悟致煩使者左右進茶搖手曰從不知此味或覆以衣必不可譜注云至者總督不見傳令獄中盛設帳具吏卒無得失禮司道府縣以總督命相繼來慰諭閣部坐胡牀但拱手不起神道碑銘時部曲內附者皆得來慰問官吏願見者弗禁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公與趙總督書曰昔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萬物維新宋室孤臣尚欠一死竊以疊山業結市隱賣卜可以遠害全身而元參政魏天祐必欲招致之乃疊山有死無二招之不來餽之不受卻聘書尚存可考而知也卒觸天祐之怒執以北去疊山遂不食死未嘗不歎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篤也某今日南冠而縶視疊山所處已自不同而臺下尚欲貸其餘生屢責貴屬存注有加嗟乎此固臺下褒忠錄節之盛心較之天祐奚啻霄壤顧某自律必不因此苟延日夕也每思慷慨引決館伴防閑嚴切不克自裁絕粒三日追於貴屬勸勉稍稍復食他人聞之甯不以某寡廉鮮恥晚節可嗤哉揣臺下之意不過謂某生膏斧鑕始足爲忠義者之戒殊不知大丈夫冰輕鼎鑊慷慨從容原無二義猶記去歲華函見及某之報書有甯爲文山之語非但前讖蓋齋心舉念時早已辦此至今日敢有食言自古廢興屢矣廢興之際何代無忠臣義

士。何代無逋臣虜子。義所當死。死賢於生。義所當生。生賢於死。舍生以取義者焉。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過於文山。隱遁殆幾於蟲山矣。被執以來。視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蟲山異代同游。於事畢矣。獨惜麾下經綸仁厚。後世不寡。猥與來宏篤。魏天祐、比倫。不重可歎息乎。或謂某散兵在前。歸隱在後。可以覬覦賒死。殊不知散兵者。憫遺民之塗炭。歸隱者。念先世之墓荒。謬思黃冠故里。負土成墳。然後一死。以明初志。何期擁兵則歲月猶存。解甲則日夕莫保。致箕山不有安壤。而頭水那能高枕。身爲槊囚。貽笑天下。是某忠孝兩虧。死雖塞責矣。臨難苟免。非我本懷。偷存視息。更何所待。今羈留旅邸。波累賓從。并攖鎖鍊。以日爲歲。生不如死。伏望鑒下。立賜取決。俾某乘風馭悉。翱翔碧落。或爲明神。或爲厲鬼。是誠麾下大有造於某也。否則某當追隨首陽之後塵。不必俟炎午之生祭。毋以館伴不善。調制而譴及之。幸甚幸甚。

九月初七日。公赴市口。占絕命詞曰。我年適五九。乃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受刑。子木等從死。夫人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斃於鎮江。傳云。夫人董先死。謂稱夫人董氏。獄中削髮爲尼。得免。魯春秋。煌言妻子久禁錢唐。有僧濟齋。募飯活之。十年後。移獄至鎮江就法。公絕命詞各本互異。傳作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七。含笑從文山。一死萬事畢。陳景鐘清波小志補作。我年四十九。卻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事始畢。譜則乃作復僅一字異耳。今從魯春秋。案記言公臨刑口占絕命詞。令人書之。偶訛一字。不能改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

鄞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首。僧超直。（清波雜志）僧問石。法名超直。鄞陳氏子。年二十餘出家。來錢唐。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同死。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石公與四明萬充宗、董巽、王白民。錢唐查漢中兄弟。並稱至好。乙卯三月。忽自經。案全氏撰碑不及超直。清波小志補云。王先生即蒼水。初時人諱言之。故稱王先生。

暨杭人張文嘉、沈橫書、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鄞萬斯大。收瘞

於杭州南屏山荔子峯下。昌化伯邵林墳西。案公被執後有憶西湖作夢裏相逢西子湖誰知夢裏卻模胡高墳武穆連忠肅參得新墳一座無。今墓與岳于兩墓相望。從公志也。

胡湞以端溪石研背刻公姓名。旁及羅楊姓名。納壙以志。湞字克生。杭人。乾隆四十一年。勅撰勝朝殉節諸臣錄。公以原官賜謚忠烈。按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公葬雷峯之石。至今有包麥飯而祭者。梁玉繩瞥記。乾隆壬子。杭人勸碑表其墓。錢廣伯弔忠烈一絕云。華表何年立。豐碑此日題。從教樵采者。不到邵墳西。廣伯名馥海。甯州布衣。有小學盦遺稿。嘗爲張忠烈公墓募田說略曰。昔水張公。就義之百卜三年。皇帝命廷臣撰勝朝殉節錄。公得謚忠烈。壬子季秋。與同人樹碑墓上。春秋祭祀。居省垣者以時舉行。貲率捐於臨期。恐久而或輟也。莫若同志各隨願力。輸銀置閒田。每歲所入。納壙奉祭外。爲積累以廣祀產。則公之享祀不替。而祠堂坊表可次第舉矣。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好義之士。其樂賚此盛舉乎。慈谿鄭勳年譜跋云。公歿後七十餘年。道士吳乾陽脩復墓道。壬子鄞萬斯大之孫福謀立石墓門。海寧陳鱗大書曰。皇清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斧水張公之墓。鄞鄭輻則記祀春秋。爲以續鬱。

袁督師事蹟

無名氏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袁督師事蹟

無名氏撰

明史本傳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爲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扼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剌愼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略王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衞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晉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晉無遠略。不盡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謀於總督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軍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駁重

城議。集將吏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愼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承宗鎮關門。益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嘗核虛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於用法類此。三年九月。承宗決守寧遠。僉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爲關外重鎮。桂良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遭父憂奪情視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五防敍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薨。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倧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幷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道。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

按察使。視事如故。我大清知經略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卽偕大將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楨詰奸。通判啓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戟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而啓倧亦以然礮死。啓倧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崇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初中朝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略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我大清初解圍。分兵數萬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並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敍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崇煥既解圍。志漸抒。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崇煥以王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崇煥慮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

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身猛圖敵敵必讎。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第所棄舊土。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廕錦衣。崇煥進所廕爲指揮僉事。崇煥遂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妄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我大清兵將討朝鮮。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使宣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八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過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爲大清所服。諸將乃還。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以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時率教駐錦

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大清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敍功。文武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廕。忠賢亦不許。未幾熹宗崩。莊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

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擠。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擇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

靖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甯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剌愼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敍春秋兩防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亙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之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撒爾河攻城南爲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鮮幷規剿文龍三月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大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衂而

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尚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亦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只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已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良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

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蔭。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于今不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至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八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文龍既死。甫踰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即督大壽可剛等入衞。以十一月十

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教戰歿。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幷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微及欲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嘗移書止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遣黨王永光、高捷、袁宏勳、史蓬、謀興大獄。爲逆黨報讎。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蓬宏勳繼之。必欲幷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崇煥既縛。大壽潰而去。武經略滿桂。以趨戰急。與大清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兵科給事臣錢家修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斬奸佞賣國賊臣以保忠良以昭聖德事臣浙江秀水人也崇禎元年因巨奸魏忠賢混濁朝綱包藏不軌臣於此時以一介草茅跧伏圭竇猶自奮激於中誓不與仰同日月遂以貢生陳誅逆黨自知才識迂疎有干聖聽罪不容誅蒙聖德廣覆如天寬臣萬死已爲望外今年春復起臣職則臣已往之身皆皇上再生之身臣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官也夫一飯之德匹夫思報況臣於皇上者乎且臣官居言路以糾劾爲職目今北塞不靖當事諸臣莫不以殷殷征伐貽慮然臣思強敵外扛戰守可以自由奸臣內鬨提防難於鞏固故臣謂誅賊臣爲今日第一急務乃內賊最未有如少卿原抱奇都御史姚宗文其人者夫原抱奇之狡猾御史黃憲卿嘗劾之宗文結爲腹心大相援護即如己巳京察宗文即以逆黨奪職有吏部原卷風字一萬九千六百四十號可證奈何一二年間冒陞今職何人外推何人廷薦此皆抱奇平昔鑽刺之功故此挪移作弊也至於前兵部袁崇煥義氣貫天忠心襄日抱奇既不能勤一矢石猶碌碌立朝已慚尸位乃復摭拾浮言思圖小怨搆陷干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當日謂不斬抱奇臣不瞑目今請就其誣陷崇煥者言之方天啓年間諸陽失衞山海孤寒當此時誰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八閩小吏報效而東履歷風霜備嘗險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煥獨何心而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難有不得不然者耳今奇等謂煥果有異心則何不起於當年而在今日也此煥之寃一錦州之捷初襲錦衣次廕中書朝廷報功常典也崇煥三辭始受今奇等謂煥子弟冒濫黃蓋五十餘人臣不知所濫何官所冒何職此煥之寃二都督

毛文龍。鎮守朝鮮。耗兵虧餉。兼之私通出塞。陽修陰誘。罪本不赦。今奇等謂其忌功故殺。致外敵乘機內入。然當日毛文龍反迹。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假令不殺文龍。以伺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尚忍言哉。此煥之寃三。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獲奸細劉文瑞等七人。面語口稱。煥附書與伊通敵。原抱奇姚宗文卽宣於朝。謂煥搆通爲禍。志不在小。次日皇上命諸大臣會鞫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隨班末。不謂就日辰刻。文瑞七人走矣。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故不惜互爲陷阱。卽此一事。已見宗文力可偷天者也。此煥之寃四。身居大將。未嘗爲子弟求乞一官。臣查袁崇煥自握兵以來。第宅蕭然。衣食如故。猶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貧扶弱。所在有聲。今奇等謂動造聖旨。白晝殺人。非獨所在駭聞。長安士庶無不願以百口相保者也。此煥之寃五。臣思曹谷爲御史時。嘗對臣言煥得大將風。士卒同甘苦。皇上前日逮煥下獄時。祖大壽統兵二十餘萬。奮激欲叛。何之璧率家四十餘口。詣闕代監。今奇等謂減耗軍糧。擅撻兵將。臣不知何以得此人心也。此煥之寃六。大抵宗文與抱奇。表裏爲奸。糊塗作弊。抱奇不識一丁。不足惜矣。獨是宗文少養於鄉。長舉於學。壯氣於官。何嘗費中人數千金之產。一旦驟登顯秩。卽此成風。結交奸士。謀陷忠良。鷄鳴平旦之良心。宗文泯滅殆盡矣。臣與宗文。誼同桑梓。情切隣居。臣雖木石爲心。豈獨不知愛惜體面。但一片愚忠。不敢自蔽。卽令臣父如此。臣必諍之。臣子如此。臣必斬之。況宗文乎。宗文學尚期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抱奇挖運營官。見臣此疏。恨臣必切。臣死萬萬無可容矣。雖折檻碎衣固臣志。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超釋袁崇煥。照

資拔用。將臣寸斬以謝宗文。將宗文寸斬以謝天下。則臣幸甚。社稷幸甚。

奉旨批。卿奏具見忠愛。袁崇煥鞫問明白。即著前去邊塞立功。另議擢用。姚宗文原抱奇已先有旨了。

磯聲紀 崇禎二年十二月

程本直 更生

白寃疏

爲督師蒙不白之寃。微臣甘同誅之罪。伏祈皇上駢斬臣頭。以勵忠臣以成義士事。竊惟忠無不信。誠不見疑。過聽斯言。實爲禍本。寧獨昔鄒陽寒心於梁獄哉。即如今日。皇上特鑒袁崇煥錦寧戰守兩次殊功。起之田間。付以遼事。皇上任崇煥者。千古無兩。崇煥仰感信任之恩。特達之遇。矢心誓日。有死無生。以期報皇上者。亦千古無兩。當茲兵氛孔棘。危急萬分。羣疑沸起。曾毋投杼。此臣蒿目痛心。不得不仰皇上痛哭而流涕也。夫以千里赴援。飡霜宿露。萬兵百將。苦死無言。而且忍餒茹疲。背城血戰。則崇煥之心跡。與諸將之用命。亦概可知矣。皇上一旦執崇煥而付之理將。將之微權固有神武不測。而訛言流布。種種猜疑。其巷議街談。不堪入耳者。臣不必爲崇煥辨。惟是有謂其坐守遼東。任敵越薊者。有謂其往劄薊州。縱敵入京者。有謂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此皆未以崇煥之入衞。與諸將之血戰。一詳而按之耳。臣從崇煥展轉行間。情形悉備。請得冒萬死爲皇上陳之。以待斧鉞之誅可也。蓋崇煥自任復遼。殫精拮据。甫及期年。錦寧一帶。壁壘改觀。正擬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部著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乃敵今日果自遵化突入。不

出崇煥所料。脫令薊鎮豫爲戒嚴。堡堡錦州。城城寧遠。敵亦安得深入若爾。而大城小堡。望風投降。遼撫不能一日守城。遂致於斯。則何得謂崇煥之坐守遼東。任其入薊也。至若崇煥自十月二十八日一聞薊警。即檄調諸遼將兵赴急西援。躬統馬步二萬有奇。逐路置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計圖背捍神京。面拒敵衆。十二日即發前撥堵截於馬昇橋。十三日敵乃盡撤。遼營橫劄於薊之東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嶇。兩兵對壘。相持半日。不意宵遯而西。則安得謂崇煥任劄薊州。縱其入京乎。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即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敵愾也。況乎回尤世威於昌平。陵寢鞏固。退侯世祿於三河。薊有後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爲搖撼。以滿洲遼兵據護京城。萬萬可保無虞。此崇煥千迴萬轉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煥。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寃哉。至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尤爲可痛。痛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疲敝。未休息城中。未蒙俞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擐甲冑。以督後勁。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運河血戰。殊勞遼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盡力死戰。初二初三。計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挈榮之旨矣。時未旬日。經戰兩陣。逗遛乎。非逗遛乎。可不問而明矣。總之崇煥恃恩太過。任事太煩。而抱心太熱。平日任勞任怨。既所不辭。今日

來謗來疑。宜其自取。獨念崇煥就執。將士驚惶。徹夜號啼。莫知所處。而城頭炮石亂打。多兵罵詈之言。駭人聞聽。遂以萬餘精銳。一潰而散。夫此關寧數萬之衆。實皇上竭天下之物力。養之千日。用之一朝者也。今日因羣疑而執崇煥。執崇煥而輕棄數萬習戰敢死屢用屢效之精銳。遂使敵騎縱橫。今日陷良鄉。明日陷安固。雖援兵雲集。誰復抗之。此非羣疑之誤中。實敵間之密成。亦非崇煥之蒙寃。實天之不悔禍也。臣故不避斧鉞。灑血泣陳。萬懇皇上天恩一垂。羣疑自解。俾崇煥出而收集諸遼兵將。如侯世祿張鴻功之例。戴罪立功。諸遼將之於崇煥。恩信相結。骨肉弗踰。當必抱崇煥之寃。發崇煥之憤。感荷聖恩。踴躍同袍。事平。然後執三尺法以定其功罪。崇煥雖死。目瞑心甘。不然。終疑莫釋。天威難霽。則崇煥一出遼東。此身首不擬付之沙場。即擬付之法市。爭早晚不爭死生。崇煥籌之稔矣。惟是臣於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崇煥寃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於獄。俾與崇煥駢斬於市。崇煥爲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爲義氣綱常。士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寃地下。含笑有餘榮矣。況夫流言四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煥之門者。竄匿殆盡。臣獨束身就戮。哀籲昊天。實爲事至今日。非遼兵無能遏其勢。非崇煥無能用遼兵。萬萬從國家生靈起見。非從崇煥起見也。臣無任惶慄待命之至。

漩聲紀

程更生

漩聲

大江之涯。其石橫出。關水使怒。曰磯。爲磯之處。其下有迴流焉。曰漩。舟楫弗戒。距觸於磯。即汨於漩。與

其汨於漩也。寧觸於磯。觸於磯。猶可拯也。汨於漩。不可拔也。杜工部曰。最能行搬漩。悄憤無險隘。吾烏得此最能者。與之操舟楫而遊者哉。其將問之水濱。

客有執磯聲而叩予者曰。子胡不通於時論若是也。甚矣。子之爲袁崇煥辨也。予曰。通也。不通也。無論也。然而實詰也。非虛語也。客曰。所謂不通也。以子之語虛也。非實也。曰何居乎余言之虛也。客曰袁崇煥固儼然督師也。固居然自任以復遼者也。遼不能復。而顧使敵直入薊門。且京師也。而子謂非崇煥縱敵也。非其罪也。不通也。虛也。曰客未視夫所謂遼與薊者也。遼之有督。亦猶乎薊之有督也。崇煥遼督也。敵之來也。從三岔過河。從山海入關。崇煥其奚辭罪也。然而敵之來也。入大安、過龍井、破遵陽也。薊之與遼。相去千餘里。敵走薊而遼督是罪也。薊之督也。撫也。鎮與道也。何所從事也。且也崇煥之疏曰。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臣身在遼。遼無足慮。嚴飭薊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著。此固言之於敵未入半年前也。一疏不得。繼以再疏。乃旨下部科著議。兩疏迄今猶可覆按也。言於半年前。而敵來於半年後。罪也非罪也。使薊之所以守薊也。亦猶乎遼之所以守遼也。何至使敵入無人之國也。客曰子胡意之陂而詞之遊也。豈朝廷舉如許兵馬。費如許金錢而授之崇煥。僅得其守遼東一塊土也。曰遼有兵馬。薊有兵馬也。遼兵遼馬。費朝廷金錢。薊兵薊馬。亦費朝廷金錢也。第使薊之訓兵者練馬者。亦猶夫遼之訓兵練馬者也。則薊之所以守薊者。何至不能猶夫遼之所以守遼也。而使敵入無人之國乎。今夫家之禦盜者。有勇僕者也。毅然曰。但阻其旁趨而岐逸者也。彼衝突者。我獨當之也。乃盜舍其當衝突者而趨且逸於旁與岐者也。吾未

見旁與岐者之能藉口於衝突自當者之不力也。然則崇煥固獨當衝突者也。安能代旁岐而任咎也。客曰子不知夫予言之恕也。深言者。謂崇煥款敵者也。非禦敵者也。揣款之不可得。冀以城下一盟。結五年之局也。敵之來。崇煥來之也。曰噫嘻。爲斯言者客也。天下也。客爲斯言客患也。天下爲斯言天下患也。而崇煥之患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國事也。否則亦宋眞宗事也。今中國何如國。而皇上何如主也。無論要以求盟必不得。卽要之而盟得也。款成也。敵退也。崇煥將安歸也。果若是也。崇煥之爲敵謀而不知爲己謀也。患不至此也。不但此也。崇煥自任復遼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僅期也。復遼而不以兵也馬也則己也。復遼而必以兵與馬也。遼之兵業何如兵。遼之馬業何如馬也。卽敵之避遼而趨薊也。復避薊而趨京也。敵之畏遼之兵之馬也。昭然也。浚假而進乎五年也。其兵其馬當復何如也。復遼而不以兵馬則己也。復遼而亦以兵馬也。崇煥不必若是其亟亟也。然而款敵正不必爲崇煥諱也。崇煥之言曰。敵以款患我。我亦以款患之也。蓋兵機也。非形也。形可得而言。機不得而言也。形常然。而機忽然也。故有形已然也。而機未必其然也。用機者莫善於用間也。用間者莫善於用反間也。款者形也。所以款者機也。敵之欲款者間也。我因敵款而款之者反間也。故款可言也。所以款者不可言也。何也。款之爲言緩也。所以緩彼而急我也。謂款之有害於兵也。患也。客曰姑舍是。敵之欲走薊門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龍牽制之也。文龍殺而牽制廢。而敵乃得逞焉。於薊也。何曰非崇煥罪也。曰時之遇也。數合也。而謂毛文龍之故也。非也。敵固曾攻寧遠於丙寅也。敵固曾圍錦州於丁卯也。藉非崇煥死戰死守。敵不逮己巳而始縱橫於

神京之下也。而文龍當日固居然島上帥也。未聞其提一旅渡一騎以牽制之使不來也。烏在今日必其能牽制之而使不來也。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曰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捷以騙功騙賞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長也。曰一跋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皇上欣然。聖諭煌煌然也。其有一二不合者。私也。匪公也。及夫敵來適其時也。囂然而起曰。臣言不幸至今日而中也。殺崇煥以報文龍也。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于是乎爲文龍訟寃者有之矣。復官者請卹者紛紛也。猶幸皇上之聖而明也。一則曰文龍有應得之罪也。再則曰不得藉口於崇煥也。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客曰是故惡夫佞者。曰非敢爲佞也。予不得已也。曰信如子言。袁崇煥非特無罪也。且有功也。曰據崇煥今日、不能無罪。按崇煥平日。未嘗無功也。客亦知敵人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也否也。曰未也。曰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也否也。曰然也。曰然則謂崇煥無功於平日也。不可也。而猶未也。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遼兵遼馬其來久也。試以平日論。自崇煥未涖遼以前。遼亦有是兵也有是馬也否也。然則按崇煥于今日。猶未嘗無功也。客曰諸路援兵。難于調集。幸其調而集也。崇煥散遣之。以致敵從而越薊入京也。此則崇煥之罪也。曰謂敵越薊入京崇煥罪也。誠然也。謂散遣援兵而崇煥罪也。非然也。何也。薊州

三里之城也。其民不知兵者也。有遼之馬步萬餘也。又今總兵曹鳴雷之馬步三千也。薊民雖逃猶強半於其城也。集兵而處業囂然也。更益之兵。則不必戰敵而先自亂也。且薊孤縣也。四外無援者也。況侯世祿於三河。去薊六十里也。欲其駐三河以爲薊聲援也。而不虞三河之不入世祿兵也。三河不入世祿兵。而世祿之兵於是乎頹然西潰也。頹然西潰。於是乎不獨違節制而失聲援。且喪紀律而肆剽掠也。幾之東西於是乎不暇擇。而概曰援兵剽掠也。更誤援以袁。而曰剽掠者皆督師兵也。皆曰爭得督師而嚙其肉噉其骨也。由是也。至若尤世威昌鎮也。陵寢重地。所賴以安之者也。調世威以援薊。其如陵寢何也。崇煥之所以遣之而回鎮也。由是也。而且尤兵侯兵也。具名也。占數也。無實用也。不可以見敵也。驅不可以見敵之兵。而速之敗。則雖有可以見敵者。亦將因而寒心也。奪氣也。留之不如其遣之也。若夫滿桂之遣也。桂善逃者也。非善戰者也。曩者錦寧之役。其左劵也。然桂兵則差勝於諸路也。令其踞都城而陣。擢京營之兵易搖撼也。所以壯根本安人心也。此崇煥之苦心也。周慮也。而謂其罪也。非吾所能知也。客曰人皆謂據崇煥于今日。不能無罪也。其罪安居也。曰崇煥之罪。在崇煥駐薊。而使敵得越薊而入京也。方督兵到薊也。有疏曰。臣兵幸而詣薊也。而今而後。斷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臣之罪也。乃終不能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客曰然則崇煥之死宜也。曰宜也。曰崇煥宜死而予復爲呶呶不置何也。曰崇煥而死於失機也。宜也。崇煥而死於逆叛也。非宜也。予之呶呶不置。爲其叛死也。非逆死也。昔予有言曰。今只請釋崇煥以收遼兵。事平之後。定其功罪未晚也。語具礮聲中也。而且議功之典。國典也。使過之法。軍法也。崇煥

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巖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于數千里而遯。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遯者。舍崇煥其誰屬也。崇煥之功。未必不可義也。若夫崇煥之過。又未始不可恕也。崇煥蓋愛克厥威者也。崇煥蓋輕於料敵者也。愛克威故不發兵於野。而幕兵於城也。敵乃得越薊而西也。然而敵能避崇煥之堅於薊也。而不能知崇煥之其瑕於潞也。敵能反客爲主。而不能反主爲客也。而不能知崇煥反主爲主。而反客爲客也。蓋敵方乘崇煥之不能得以潛越薊西。蟠踞於潞中。斷京師與崇煥首尾不相應。崇煥兵雖強。勢不能縮地而顧京師。一面結營困潞。一面長驅擣京畿。謂潞西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西出其前也。是故高密店之邁績也。詫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降也。是故廣渠門之大戰也。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動敵也。於是乎魂銷也。於是乎膽落也。於是乎不復逼京師而摧出沒於海上矣。盈之間以觀我動靜也。使寬以數日。崇煥不待步兵後到。吾知其可不勞我兵而力遯也。奪獨良鄉固安可保無虞也。即永平灤州。何至受其蹂躪若此慘也。而何天之不悔禍也。故曰崇煥之過。未始不可恕也。而崇煥今日迺何如也。身淩遲也。家籍沒也。後嗣絕也。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數齡之女。方魂於浙水之上也。復齊魂於鈴山之間也。今且或死或生於八閩之外而莫可問也。而謂崇煥果何如也。客不覺潸然淚之盈襟。憑然聲之塡咽也。不復相詰難。黯然而退。　客退之明日。復起而進曰。甚矣子言之亂吾寐也。吾不復爲袁

公求也。然而袁公何修而得此于子也。曰袁公非能得予者也。予三見袁公而弗予見也。袁公非得予者也。客曰曷爲其死之也。曰柱厲叔之事莒敖公也。自以爲不知己而去之。莒敖公有難。柱厲叔往死焉。曰公固不知我也。今我死之。是果不知我也。今日之事。古之人有行之者。柱厲叔是也。客曰。以子之才與子之行。獨不能少俯焉以就世用也。而顧爲不知己者死也。爲人則善也。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曰是謀非客所能知也。無已。則壬申之秋。將赴西市。蘭輯諸稿。而自爲之序。詹詹數言。意爲頗悉。客不憚煩請鏤絮之也。其言曰。十載長安。三年蠶室。一影之外。餘爾數藤。今夕何夕。尚堪爾偃然。據予敝篋中哉。古人曰。顧此七尺之軀。終成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然則今日行將以七尺軀作數藤題目也。大題小做。其咎問誰。在宋高帝之責吏部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郎。那得不作賊耶。武天后之謂駱賓王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過也。嗟夫人至佐叛助逆。尚使人主爲之嗷嗷惋惜。乃知世間但有昧目瞞心之尚書宰相。斷無有不憐才愛士之帝王。賓王非叛。恐終不得知於武后。熙先非反。恐莫能申歎於宋帝耳。雖謂一檄爲賓王之應制詩。徐將軍爲孔熙先之薦舉主可也。然則數十年後覽茲數藤。當必有愕然瞿然者曰。安得起本直於地下而爲之執鞭。若夫今日生死。則未可必。此則予稿序也。客以爲何如也。雖然士死于知己。千古爲難。不知己者而可死之也。攘攘世宙。莫非死所。而獨爲袁公也。固自復寥寥也。何也。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惟其癡。故舉世所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

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猶憶其自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遊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也可矣。噫。聆此言。而不爲之惻乎其心者。其人未必其有心也。即今聖明在上。胥吏撫俾無非思得一眞心實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則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雖然。死則死了。寓名騙也。順余乘市之後。所有一輝下之者。出而收予屍首。并袁公遺骨。合而葬之。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以條殺膽漢。九原之下。目爲瞑也。客曰。竊更有可疑於袁公也。固有所疑于子之前言也。請得進而與子一剖而決之也。袁公負都城而營也。半月所也。曾未聞其出一騎加一矢於敵也。通國唾之也。而子謂其廣渠之大戰也。而爲乎其言之也。予憶。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此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善兵也者。惟其不敗也。非以求勝也。故戰也者。鬬力事也。非兵法之上言者。況乎不諗彼己。不辨美銳。不問堅瑕。惑於人言。迫於君命。而輕一戰以塞之也。此而勝焉。倖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也。若敵人懸兵深入我地。彼利在速戰也。我利在重持也。不必深於兵皆能知之也。胡爲乎以不戰疑袁公也。胡爲乎以廣渠之戰疑予言也。然而廣渠之戰。客無予之問也。客其問諸廣渠門外東便門外以及通惠河兩岸之居民。或能言之也。客其問諸韋公祠之僧衆曰天林者曰梵林者。以及當日分守廣渠之太監郝曰隱儒者。亦或能言之也。客無予之問也。余

則曰。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何也。惑於人言。迫於君命。而輕一戰以塞之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者也。客曰由子所言。今而後知任事之人之難也。曰任事之人難也。執任事之人而殺之尤難也。殺任事者謂其僨事也。殺之亦必其後之者。果足以勝其所殺之者而後可也。如不問其後之何若也。而但絕之以快一朝也。將殺者不可再生也。而人實其難得也。行見任事者一人不如一人也。僨事者一日甚於一日也。誅之不可勝誅。不誅何以服誅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其初曰不過殺一以懲百。孰知其究也殺一以廢百者也。天下事不可復問也。且封疆之事大事也。封疆之任重任也。愛封疆者自當愛及封疆之人也。是故嚴刑峻罰加於他焉者。猶可言也。嚴刑峻罰而加於封疆之人焉。不可言也。今夫擔夫之肩重也。卽或一蹶焉。一顛焉。將必扶持之慰勞之。以寬其繩約則可也。蹶焉顛焉。而必詬辱之鞭撻之不啻也。勢必將一仆而不復起焉。則已也。於此而求一人焉。易之也。其勢未免救痛防災之不暇也。甚且曰。烏得坐而致此于千里也。庶免夫蹶焉顛焉。以無致于詬辱之與鞭撻也。世烏得夫坐而致千里也者。其勢又將一仆人焉。而不復則已也。東漢王允曰。宋人有御馬不進。拔劍刲而棄之溝中。又駕一馬又不進。又刲而棄之。若是者三。以之威馬至也。然非王良造父之法也。故曰任事之人難也。殺任事之人尤難也。況乎今日所以殺任事之人也。又未必殺其所殺之事也。且未必殺其所殺之人也。客乃瞪目咂舌。罔俟予詞之畢而去。

剖肝錄　　余大成

今上崇禎二年己巳冬十月。敵由大安破遵化。十一月圍京城。先是督師袁崇煥有疏謂臣在寧遠。敵必不得越關而西。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不聽。至是果如其言。煥自遼趨薊人援。朝議罪其迂。趨十二月朔詔入城下之獄。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撫臣梁廷棟會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人從中持其事。煥由是得罪。時有官在圍城之中。思旦夕解圍。咎煥不即戰。而中官劉成有莊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躪。咸謂煥玩兵養敵。流言日布。加以叛逆。曾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寧遠。丙寅之役。首走棄城。為煥所叱。至是人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偽稱袁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德城。沒潤中官。乘機譖之。上遂不能無疑焉。然煥自薊趨京。兩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馬兵纔九千人。廣渠門一戰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諸廷臣持煥者十之三。而心憫其寃者十之七。時以所坐甚大。且憚於體仁與棟。未敢救。石納時任職方。獨發憤對衆曰。奈何使功高勞苦之臣。蒙不白之寃乎。因往見廷棟曰。兵臨城下。而自壞萬里長城。豈計乎。棟曰。此上意也。石納曰。煥非惟無罪。實有大功。今日圍城中。舍此誰堪禦敵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爭之。棟曰。人皆言煥畜逆。納曰。兵由薊入。煥自遼來。聞報入援。誓死力戰。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謀也。棟曰。煥殺文龍與王遵撫。非逆耶。納曰。煥斬文龍是已。王遵撫死於敵者。而謂煥殺之。何以掩天下人之口乎。棟時聲色俱厲曰。久知有書與煥令殺御史中丞。煥常銘之座右。遵撫之死。煥特假手於敵耳。石納曰。書信有之。然在斬文龍之後。中引李臨淮斬崔衆事所云。今斬御史。若拜中丞。即斬中丞。拜宰相。即斬宰相。蓋唐書中語。特借以稱

煥耳。若遵撫爲煥所假手則宰相一言又何所指。且此言何可爲煥罪。叛逆當坐於某棟不懌而退。次日初二。石納久往見棟曰。敵勢甚熾。遼兵無主。不敗即潰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煥以繫軍心。責之驅逐。出境自贖。既可以奪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遼左之兵。公爲國大臣。當從國家起見。萬無嫌隙。起見也。棟曰。遼兵有祖大壽在。豈遂潰哉。石納曰。烏有巢傾鳥覆而雛能獨存者乎。大壽武人。決不從廷尉望山巔矣。棟時以其語聞之朝房。補臣周延儒問曰。公慮祖大壽反耶。石納曰。然。儒曰。遲速。石納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納曰。煥始就獄。壽初意其必釋。今日則庶幾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則知上意眞不可回。而廷議果欲殺煥矣。壽與煥功罪惟均者也。煥執而壽能已耶。不反何待。儒點頭曰。奈何。體仁曰。不然。壽若與煥謀。即合敵耳。否則必殺敵。反將安之。次日棟見石納於朝房曰。壽幸未反。石納曰。言而不中。國家之福也。是日壽果率所部逃出關外。報入。棟懼甚。至石納私寓曰。壽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眞神人也。棟曰。客曰。大司馬心折公矣。石納曰。是欲貽構我耳。初四早。棟以壽反奏。且言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見。乞詔問之。家上詔對。因奏曰。壽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煥而懼罪耳。欲召壽還。非得崇煥手書不可。上因讓棟曰。爾部逆料何事。動輒張皇。事有可行。宜急圖。無緩。棟就出煥。石納曰。不可。旨意未明。獄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石納曰。須再請明旨方可。乃復入奏。上遣大璫出諭曰。事急矣。當行即行。尚待甚麼。旨。石納曰。此即明旨矣。公等見督師善言之。時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尚能得之於壽哉。衆人開譬百端。終不可。且言未奉明詔。不敢以縲臣與國事。石納因大言

謂崇煥曰。公孤忠請組。隻手擎遼。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心。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髮膚。且死於敵與死於法孰得耶。明旨雖未及公。業已示意。公其圖焉。煥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蠟書。語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日矣。馳騎追及。即遙道來意。軍有教放箭者。騎云奉督師命來。非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書。壽下馬奉讀。一軍盡哭。然殊未有覺意。壽時在軍中。時年八十餘矣。問衆何為。壽告以故。母曰所以致此。為失督師耳。今未死。爾何不立功為贖。後從主上乞督師命耶。軍中皆踴躍。即日回師入關。收復永平遼化一帶地。方上初甚疑煥。及聞所復地方。皆遼兵之力。復欲用煥於遼。又自守遼非蠻子不可之語。頗聞外廷。仁與棟大懼。遂借殺毛文龍市米二事。為煥資敵私通反逆。復援遼東謝尚政。餌以節鉞。令揭證煥。棟再疏特之。體仁前後五疏。力論殺煥。凡諸為煥者皆罪斥。削御史羅萬爵官。以其為煥申辯。不證叛逆也。下輔臣錢龍錫布衣程更生於獄論死。龍錫曾與煥議殺毛文龍。更生曾疏救煥者。御史毛羽健曾有疏難煥五年方略。謂與敵謀。亦謫戍去。舊額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入權宦臺中。自煥斬文龍。蓋矣其略。僉與體仁棟合謀。傾煥。交致其罪。遂以大逆。夷三族。輔臣周延儒成基命家宰王永光各疏救。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聯銜請贖。亦不允。會審之日。風霾晝閉。白日無光。聞者莫不傷之。棟等復造為飛語。流布內外。傳入禁中。達之天聽。以甚其罪。廷多心知其冤。然見龍錫等相繼罪譴。無敢言者。石訥往見廷棟曰。公作此已甚。獨不為身後計耶。棟一任司官。凡六易尚書矣。前此者非戍則斥。無有能免。公善為之。且今之所執為崇煥罪者。叛逆也。擅殺和議也。而所

執以名教者。曰殺文龍以去敵之所忌也。夫文龍有應得之罪。明旨業已言之。是煥殺文龍未嘗不是。使煥當日能斬龍。又能使薊門無警。豈尚有題目也哉。惟其不然。以至有此。公今日斬煥而不能禁疆埸之無事。吾恐異日又將以煥爲題目也。棟色動。言諸體仁。得未減。以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家口在遼者徙流浙。復改黔。在籍者流閩。罪止妻子女及同生兄弟。餘俱免。自煥下獄。關外將吏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號哭。代雪孫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請。後棟以貪敗。上震怒。下所司勘議。辭連遼將謝尚政。仁一力調護。止奪職回籍。中有罪督一事。能破情面等語。仁所票擬也。先是督師部下遼將鄉人謝尚政。誣揭主將督師。又餽銀二千於廷棟。謀陞閫鎮。後爲水道長參論事敗。仁蓋知公議難掩而卸之於棟。石衲後任山東巡撫。會餉乏兵變。不過罰俸。仁憾其爲煥不平。恐後雪煥事。遂謫戍電白。乙亥春。至戍所晤煥弟崇煥。將所棄煥前後章疏十本付煥藏之。蓋自爲督師至下獄時所上職方副本也。中俱有督師鈐印關防。石衲既還其疏。并爲識其得罪本末於疏後。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寃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寃。而督師竟允絕聖世。誰復爲金陀粹編者。可歎也。異日者。使余言而有徵也。其在煥之子也夫。石頭布衲記。

遺文

天啓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

兵部職方司主事袁崇煥。爲仰荷聖主殊恩。願竭小臣緜力。謹列切急事宜。以圖報稱事。臣仍下秩也。兩

年作令。即拔之區屬。分以逾崖矣。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前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其臣。且不得爲人矣。臣原以兵部主事即日辭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取於官哉。不以身蒙逃亡之恥。趁今光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誤一日之封疆。早一日。修一日之戰守。但事雖遙度。勢不預圖。惟偕視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守到。處處親躬。必不令半步關入榆關。凡所急務。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艘驟車立刻發去。置屯立營堡諸料。如木竹蘆席秫稭鍬鋤。到部即必用者。但關一無餘物。不得不借討於別地。如竹木莫多於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委。收買船運將廣船模樣。方可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於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爲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南海守泊。防禦敵人。倘以舟師來攻。臣督此三千之卒。戰之海上。有餘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又不可少。臣籍已屬西江。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即來京。令其營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并即納之武舉謝尚政、洪安瀾、湛濯之俟題中出。原任典史洪錫朋、毛尤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鵬。俱能以勇謀智力。或調兵或招新。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一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

斗安是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明白開造。以便計發。至廣西之狼兵。雄於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於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二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每名六兩可到京。亦應動何項錢糧。令土官選揀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任薊鎮督糧推官王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甚厚。可假一策。職往催調。本官見署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臣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林翔鳳任其咎。其招之練之督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命於衆兵。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官薊。俱以廉謹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疆場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器械之整齊。隊伍之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卽斬臣行軍之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皇上赦下部再覆。立賜施行。以不耽時日。此東事最急第一著。臣所以報皇上知遇焉。敢留而不竭肝膽。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卽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

初乞終制疏

寧前等處兵備、管屯田馬政、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今丁憂袁崇煥。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該臣以寧前道於前月二十二日接家報。臣父袁子鵬於七月初五日以疾歿里門。當卽申報督撫。隨蒙撫院批允。印交關內道副使劉詔署掌。臣卽移會戶部管餉員外唐登儁及關內道。又牌行各廳陸運同知毛宗萇等。宜有本道經批不明錢糧。可乘道在任查明。

隨經員外唐登儁等回稱。並無不明錢糧。各廳俱有甘結。隨即粘連印結。申報各督撫餉關衙門。奉閣撫批允離任。已於本月初二日長行。此至豐潤縣。接邸報。該總督薊遼吳用光題。爲前衝缺道濟籬頓虛懇乞聖明就近允補以濟急需事。奉聖旨東事殷殷。寧前重地。袁崇煥不准守制。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竊謂臣小臣也。以知縣而擢用。則皇上特旨之所留也。山右道公錯而被糾。則皇上特旨之所寬也。茲奪情又蒙特旨矣。從來外吏所無之殊遇。率臣一身。臣即捐糜何足云報。尚有可愛惜之膚髮乎。惟是奪喪報本。萬世不刊之典。故丁憂爲守制。蓋制之所定而不可踰易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孝之爲言教也。又考也。教天下以孝而治成也。我皇上德隆虞舜。化比成周。正以孝道致治。三年之愛。一本之恩。度越前代。衮獨以邊徼小臣限之以守制之情。貽之以終天之恨。固將爲封疆計也。然臣已在關上四年矣。熱心自許。力阻時流。毫無建立。雖皇上不以爲罪。臣心則以爲慚。即無憂當去。況大故相推。哀毀之過。神情忡悼。方寸無主。安足以再辦機宜。骨立形消。即拜起俱倩人扶。此幾東府縣官所見者。安能馳驅戎馬如前日。蓋勢無可留。而臣之情不容已。又力不可支。徒棄禮廢法以速罪戾。此臣義之所不敢出也。若夫家變突遭。臣一刻難安。而縮地無術。一己之私。又不敢控之皇上者也。伏乞皇上察臣烏烏至情。容臣回籍終制。臣倘不從先臣地下。過此有生之日。皆皇上犬馬之日也。臣外吏也。例該呈撫院代題。但臣已繳過印敕。趨程任道。爲此具本差家人袁相恩具奏。臣無任哀懼迫切之至。

奉聖旨封疆重任。袁崇煥著遵前旨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

再乞守制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奏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奉聖旨邊疆重任。袁崇煥著遵前旨。照舊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欽此。竊惟臣何官也。而再辱皇上之明命。將趨蹌捐糜之不暇。何敢再陳。但守制大典。至大典之不克遂。則曰奪情。夫情而奪之。事爲拂經。心爲殘忍。殘忍拂經。尚何顏以抗于將吏之上。軍中少長有禮。吉凶以時。臣先爲不律之身。執何紀以律兵士。而天理良心。寸衷有赫。臣亦欲奪情。而情之不可奪者。已煎灼于臣之肺腑矣。況臣絕裾以出。臣父再見無期。舐犢之思。憂鬱而沒。臣父之死因臣。而臣之身不還之於父。令其九原貽痛。仍是望子之魂。一夫足關天地之和。未父是子。遂不足動皇上之惻隱乎。若從封疆起見。代臣者壯心偉略。過臣數倍。閣督撫之爲封疆計。當不後於皇上。若敵情之急。臣必衰服臨戎。自不能去。焉用皇上之督促。憶廣寧初潰之日。皇上何嘗督促。而臣自匹馬遄行。身既在朝。爲臣死忠。業已蒙皇上之許可。今終天之恨。爲子死孝。獨不蒙皇上之矜憐。如使臣還任而有補也。臣亦何惜裂此身之檢。以爲皇上驅馳。但聞卦至今。淚血已枯。氣力將盡。即勉強撐離魂之殼以回車。終必衰毀憂思而待盡。皇上留一死臣以在邊。用而不得用。何如放一生臣以還里。不用而後日仍用之。此臣極悲極苦瀝血而再控之皇上者也。臣豈不知身位微薄。不宜再瀆天聰。然悲從中來。遂已冒皇上之斧鉞矣。伏乞皇上孝思遐布。恩恤臣私。容臣回籍守制。用其身而且燭其隱。天下將仰明主之能曲體臣私。應馬骨以來者。不期而至矣。臣再冒天威。不勝悚懼隕越之至。

三乞給假疏

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存孝道事。該臣於本月十五日奏前事奉聖旨。袁崇煥身任疆場。本朝原有起復故事。如何堅求守制。顯是避難推諉。姑不究。還著遵旨行。不必再來瀆擾。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力疾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皇上刻意求治。簡賢擇能。凡叨任使之榮。俱慶風雲之遇。尚有沈抑下寮。欲效犬馬而不可得者。臣三奉明綸。委任愈切。若不當去而去。與當留而不留。臣無論負明主。且昧本心。將狗彘不食臣跡矣。但奔喪爲守制。不奔喪爲奪情。制定於天。安可以人亂。猶情根於性。豈得以事移。亂制拂情。必無法之地。與無人之野而後可。容臣待罪監司。詰戎有責。勉圖制拂情。何官之能敵。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臣今守制奔喪。猶天啓二年之策馬出塞也。彼時臣敢以父子之私而緩視疆場之急。皇上將禁之不令往乎。今敵情稍緩。屯種有方。臣得以離任之日。值茲大變。又無容臣不離任之時。奪情往或有之。然皆苟且功名。甘蒙清議。臣素知大義。忍逆天常。此制之萬無可留者也。若臣之情愈苦矣。臣自萬歷四十六年以公車出。幸叨一第。即授令之閩。離家今七家矣。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喪矣。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爲猶子者今亦喪矣。諸喪暴露。各有家口。俱待食於臣父。臣父非有厚產。不過終歲拮据。今臣又已矣。止一幼弟崇煜。少不諳事。諸一切生待養而死待葬者。俱靠臣一人。臣自爲令至今。未嘗餘一錢以負陛下。昨聞訃之日。諸臣憐臣之不能爲行李。自撫臣以下俱贈金爲賻。臣擇而受之。束裝遄歸。以襄臣父大事。此外如臣叔臣兄。死爲之葬。生爲之養。臣養不及臣父。

猶不致貽臣父含痛九原。此臣明發血心。又甚於不可已之制者也。披瀝再陳。未蒙俞允。自維封疆小吏。力薄誠微。生殺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綱常名教。主宰皇上。即所以重倫常。此臣所以不敢再求終喪而轉求給假者。蓋情之萬萬不獲已者也。伏望皇上孝治天下。仁及南荒。下部議覆。姑准臣給假回籍。臣鄉九千里。百日可到。往還二百日。又以百日襄臣父窀穸之事。并經紀叔兄暴露未葬之三喪。柬餒無依之八口。臣即策馬前來。計此時皇上天威。廓清邊塞。而經營疆埋。尚自需人。臣更不敢圖官爵。舉家屯種。可佐軍儲。此臣狗馬之心。矢之天日者也。如皇上封疆念重。不容臣守制。又不容臣給假。臣再敢有詞哉。惟恂臣父之靈於通州。泣涕以死。與生魂相依於地下。皇上即責臣負恩。臣知罪矣。爲此具奏。臣三冒大威。不勝死罪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連章瀆擾。還著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

遵旨回任兼陳時事疏

爲直剖終喪之苦心。乞示奪情之變體。以明臣節事。該臣奏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全孝道事。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連章瀆擾。還著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欽此。除臣於通州驛舍。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切惟臣控皇上以不可已之情。而皇上臨臣以莫可逃之分。一而再。再而三。臣辭之窮。而心已苦矣。敢更有說以冒大威。故於是月二十三日開旨。兼程以東。惟是皇上之屢旨嚴切。一則曰寧前重地。再則曰封疆重任。三則曰身任封疆。皇上已置臣無可卸責之地。臣安敢自爲卸責。

況起復辱情。臣負莫測之罪。惟樹不朽之功。始足以贖之。臣非一力擔承。安可勉圖不朽。臣任矣。又無容臣不任也。臣又不能與不應手之人而任。尤不能舍應手之人而任矣。若罪過委之於人。任事之心非篤。成敗聽之於數。報主之念未堅。臣耿耿血心之死靡二。臣任之非但謹守寧前而已也。必將整練兵馬。恢復侵宇。撫循屯種。以天下復遼東。以遼東還天下。而不敢疲天下以事遼東。容臣回關。與同事鎮道協將仔細商量。畫一成謀。請於撫院。撫院會閣督二臣以上聞。物料而分毫之不爽。作止而時刻之不差。皇上集諸臣廷議。除關上已有者不贅。若急需而未有者。應調發速爲調發。應接應速爲接應。應措處速爲措處。若有未當。不妨往復斟酌。各盡所見。勿有後言。規畫已定。咎責成功。如與之以必需。責之以不容委。然後按期索效。倘遷延觀望。爲而無成。皇上則執臣與在事諸臣戮之於邊。以爲孟浪誤事者戒。仍懇皇上恪恭震動於上。在廷之臣與在邊之臣方凜然戰懼於下。內外同心。上下相得。合天下之知勇爲知勇。通一鎮之忠義爲忠義。車攻馬同。兵精器利。一鼓蕩平。復全遼之土疆。舒中朝之積憤。以成皇上一代中興之治。此臣之上願。而竭勒肺肝者也。若閉關而守。無名示弱。臣不能任也。虛擔以還。失事廢時。日日延挨。日日恢復。日日恢復。日日延挨。九宇之物力無多。在邊之歲月偏促。若師速禍。臣不敢任也。此中鋒鏑之場。勿以爲功名之地。遼陽廣寧。皆緣文武官多不和而敗。關門向因樞輔一手握定而存。遼東監司有副使劉詔。與臣已足爲用。亦極相能。如又更設多官。前覆可鑒。臣不能任也。軍中糧餉爲先。按時以給。如今之給發不以時。東那西借。馬死軍逃。臣不能任也。臣兵備監軍。原自有體。其不得弛之局中。猶不能逃之

局外。若將吏之更置不得知。兵馬之虛實不得問。臣不能任也。皇上既留臣身。則當用臣。若如以爲正而無當。不如及今允臣回籍守制。若臣被譴求去。將去而傷皇上知人之明乎。抑不去而聽此身與封疆之俱壞也。此臣三載深心。二十年僻學。若胸無成算。不敢浪任。一身之死生易了。封疆之得失攸關。臣向在任時。欲姑待之。今已無可待也。及離任時。已釋然置之。今又無可置也。臣自爲計如此。邊上諸臣亦當各自爲計。亦卽皇上之自爲封疆計也。若夫奪情起復。何官之例可援。東事平復。奏凱而還。仍當放臣回里終制。偶一行之。他日必有引爲例者。關繫微臣名節者小。關繫皇上政體者大。臣不敢苟焉默默已也。伏乞皇上立刻下部。作速議覆。俾臣得早爲遵行。以便任事。倏偲之中。不容半刻擔遲者。爲此具奏。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遵旨回任。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啓六年四月初五日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爲守城皇賞已頒闔鎮嵩呼恭謝事。該臣等待罪遼寧。正月敵畧大軍西渡遼河。右屯松店凌河。如入無人之境。二十三日抵寧遠。既八載無井蛙敵手。兼兩河有風鶴殘魂。但能誓死以求生。誰敢必成而無敗。自非皇天助順。列祖式靈。聖祖勵精。羣賢集策。豈臣等庸孱之將吏。龐雜之兵民。遂可保四虛無援之孤城。却百戰不摧之強敵也。實是天功。寧爲己力。臭非臣分。敢望君恩。而皇上遠念危疆。特頒珍帑。河山依舊。乾坤滿布歡聲。壁壘聿新。雨露盡生春色。衛

緩急逸勞異等。偕尊卑存歿同霑。賞必當功。情仍配法。務使皇仁有勇漢關。雞犬無驚帝德。生威遼土。烽烟悉絕。除編造文册另行奏繳外。合先稱謝。臣不勝感激鼓舞之至。爲此具本差官徐樹聲賫捧謹此奉聞。

天啓六年六月初十日謝陞蔭疏

巡撫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奏爲三懇天恩。辭免陞蔭。以安邊分事。該臣於寧遠之賞。再疏控辭。奉聖旨存城退敵。陞蔭酬功。原不爲過。則得屢疏辭免。自可祇受。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望闕叩頭。謝恩外。其何敢復控。惟是賞視其功。受準于量。如臣藉將吏軍民以守寧遠。此自臣分。本等職業。何敢言功。竊計東事從前之壞。半由官濫而法紀蕩。如漢帝登壇一拜。捐金不吝。遂等樂古美談。我皇祖皇考暨皇上任人。於東事節鉞而蟒玉百萬數十萬。惟其出入。不一而足。八年中所就僅若此。千古任臣之君。至皇祖皇考暨皇上而極。千古負君之臣。至臣等而極。臣每一念及此。舍塊無地。尚敢望賜乎。況臣由按察使躐而巡撫。賜且已多。查臣同籍諸臣。參政而副使。且寥寥。臣一越級而躐其上。再加檄貳而世及。臣實恥顏。皇上即不忍視臣爲饑鷹。臣自處敢餒於飲鼠。且武人奮競。少堅立與。欲厚遷稍不合輒思激去。要挾朝廷。開釁同類。令邊疆始終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處於恬。何以消酒將之競。況臣原無富貴之心。又皇上所鑒也。伏乞收回成命。允臣辭免。俾臣之偏心不累於富貴。得與將吏再奮功名。皇上之所以待臣。應留餘地也。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官楊名煥齎捧

譯具奏聞。伏候敕旨。

奉聖旨。袁崇煥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爲過。乃三疏控辭。愈徵克讓。還著遵旨祇承。該部知道。

天啓七年六月初六日錦州報捷疏

欽差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從二品服俸、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

題爲仰仗天威。退敵解圍。恭紓聖慮事。準總兵官趙率教飛報前事。切照五月十一日錦州四面被圍。大戰二次三捷。小戰二十五次無日不戰。且克初四日敵復益兵攻城。內用西洋巨礮火炮火彈。與矢石損傷城外士卒無算。隨至是夜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收後太府紀。與職等發精兵防稍外。是夜也。若非仗皇上天威。司禮監廟謨。令內鎮紀與職率同前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扼守錦州要地。安可以出奇制勝。今果解圍挫鋒。實內鎮紀苦心鏖戰。閣部祕籌。督撫鄭道數年鼓舞將士。方能保守六年棄遺之孤城。一月烏合之兵。衆獲此奇捷也。爲此理合飛報等因到臣。臣看得敵來此一番。與東江方勝之威。已機上覘我寧興錦。孰知皇上中興之偉烈。師出以律。廠臣帷幄嘉謨。諸臣人人敢死。大小數十戰。解圍而去。誠數十年未有之武功也。但事變無常。臣一面行令諸將戒嚴。恐其以退誘我。先此具本題知。

天啓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乞休疏

奏爲積勞病劇。不能供職。伏乞允放狗馬餘生。勿誤封疆大計事。該臣以一介草茅。遭遇聖明。拔之邑令

之中。與之以兵戎之寄。六年於茲。疆土未復。爵級日增。虛冒爲愧。去春一守。今夏一戰。雖少效犬馬微勞。然皆同事內外文武諸臣之力。臣碌碌其中。方欲再竪尺寸以報皇上之知遇。而福過災生。自春月以迄於今。無日不病。前疏已控。祇緣邊方有警。勉強支持。今事平而病愈不可支。瀉痢交作。飲食斷絕。延醫診視。皆謂積勞血耗。脾胃乾燥。若不及早謝事調理。入秋肺金泄盡。脾土之氣。必無起理。念臣報主情深。即身殉於邊職也。敢愛其生。何忍言病。但病不可登。又不速斃。以不倒不活之身。廢時誤事。今兵威稍振。亦當妨敵再舉。且言取我之禾。七月初即至。爲戰爲守。戰則死戰。守則死守。十分強有力。尚不足以支。況臣病骨也。伏乞皇上早爲封疆計。容臣休致。速簡覽賢能。以便交代。則皇上之成臣生臣者小。而爲封疆則大也。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拮据封疆。勞勛可念。疏稱抱病。情詞懇切。準其回籍調理。敍功之日。另行優錄。寧遠妨敵再選。料理需人。員缺另推來用。該部知道。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慨自戰守乖方。屢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調南北水陸舟師。謂爾乘船如馬。遂調之來。爲進取也。據爾等閒關遠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帆而金復歸。再帆而黃龍掃哉。奈未盡其用而敵即來。沍寒之月。冰結舟膠。窘爾之所長。烏得不及於難。說者謂謀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勢。以十八萬而騙數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爾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略無芥蔕。視當年之棄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

死如兒。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略爾罪而嘉乃忠。請命於天子。諒爲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靈之所灑蕩也。望故鄉以何日。即轉劫而無期。苒苒遊魂。何不相結爲厲。殲讎洩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爾其勉之。不腆之奠。涕與之俱。尚饗。

募修羅浮諸名勝疏

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卜四公車。強半在外。足跡幾遍宇內。而羅浮洞天。去余家不下四十里。竟無暇盤桓其中。徇外忘內。余罪也。去冬余告歸。方謂築室其中。爲終焉之計。未抵家。而明主促之再出。使者絡繹道路。兩旬席不暇暖。又塞上征夫矣。其尚得與山靈作主人哉。山中道士亦悵然於余之行。因林凡夫丐余言於募疏。以風好善者。時車馬僕夫。旁午戒行。何能爲應。抵關上。而友人鄧伯喬李烟客諸歸。烟客向與家緒仲宗伯謀。與構山中各院洞宇。成者新之。其空曠處阻遊人趾而不能徧。取諸勝者。各爲亭室以通之。余嘉其志。而爲之言曰。羅浮在宇內二十四洞天中。載出丹書。石室甚備。緣僻居南徼。遊人鮮得過而問之。宇內若不知有山靈。而山靈則能貞之宇內也。蓋山以靜爲體。無所擾之。自世於寂。無所混之。常依於靜。山靈又何樂乎多方點綴。以減其天眞耶。烟客曰。自有此山以來。其中爲山護法。不知幾何許。菴堂觀院。成而毀之。不知幾許。山靈俱以爲過眼之空花。浮生之泡影。吾以了吾念。且借山靈以合大緣於世宙。終南非捷。北山不移。何足爲山靈重。庶不爲山靈累也。余笑謂之曰。山之人爲仙。仙者長生久視。而今仙人安在哉。則仙之亦歸於盡明矣。惟山終古以長存。則人靈不如山靈。

然山常艮艮。常止止。得其爲山。人旅生旅死。不失其爲人。余又以山靈之不若人靈也。靈與不靈。吾安從辨之。不若兩忘而化之於道。至重與福地。普納有情。無爲而爲。所謂吉祥善事也。人不山耶。山不人耶。都不必計。願有志者勗之。

募修羅浮諸名勝跋

李烟客偕伯喬歸。與羅浮有日矣。余其何能忘。因憶昨來與伯喬過釋溪。寺僧告我云。憨大師入寂時。曰。我三十年後。還以宰官來此修大殿。余笑之曰。是和尚癡矣。何不曰願得有情重新紺宇。不必告我以重來。蓋善緣回必自我出哉。余將爲之所。余至遼東。一日與李上人言及此事。憶以爲身非不了者。上人曰。宰官差矣。何不轉一語曰。願得有情完此功德。又何必宰官乎哉。余頓足而懺悔。於是悲我見之難空。今烟客南歸。爲羅浮計。而余無所助。一一聽之。則又落人見矣。夫以隔四十里之名山。不能一文一款。而萬里之醫巫閭。忘身殉命。務必得此而後快。余媿也。然地有南北。山之靈。山之性。何分南北。而醫巫閭亦始非羅浮也。則用心於醫巫閭。與用心於羅浮無二也。則烟客與余二身也。一心也。一心而兩山也。不隔也。異日自見之。自如子同日又跋。

[illegible]三界廟疏文

予里中崇奉三界廟。其神出自粵西。考神所自。亦無徵焉。說者則以爲出自海之貴縣焉。有無姑勿論。蓋人之精靈爲神。中庸曰。至誠如神。禮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孟子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結根在於

善信。則人與神也。二而一之。一而無容二也。惟人自形生識攜。與物相逐。障翳其靈而莫通者。於是乎善淫之辨。遠生之道。即死之途。終身瞶瞶。五官無主。一形爲虛。尸而行。肉而走。無復人理。於神不綦遠乎。是以人不靈而神靈。猶之乎夢靈而覺不靈也。三界者何。蓋天地人爲三界。人情顯目前。不顧身後。見人而不見天。嚴於人所見。而不嚴於人所不見者。此中定有神以通之。以起人之儼若思而收其邪穢。況一念誠。則鬼神可質。妻友皆親。以至山河天地昆蟲草木。俱決身變現之界。却在眉睫。一念僞。則藏頭掩面。無地可容。神魄俱爲胡越。安所得遊於三界之中。而無拘無礙哉。知此可以知神矣。可以知神之所自矣。且不必問神之何氏何始矣。且可以事神矣。吾鄉居俗儉而樸。恂恂而與。藹藹以至。守望助而有無通。尚古道之未泯。故不爲神之吐棄。事三界神七十年如一日。人習而神安之。有情必告。有禱必應。不啻子孫之於祖父。有由來矣。但廟之狹小而湫下。神即不擇地而棲。人可棲於陋乎。適予請告以還。同鄉諸父老青衿合謀爲一鄉之善事。首以廟請。將三棟基址。新而大之。索言於予。余敬神恂重人。許之。但工費浩繁。於遞年所積廟食銀可三百金。此外則資之本鄉之題募。蓋人之私。至財而極。苟語人以公而不私。其誰信。唯詔之以奉神而祈福。其或重於此而輕於彼。遂不復慳吝。是由一念之重而推之。以至重之之極。則無不重。而信也。善也。美大而聖。神也。無所不重。由一念之輕而推之。以至輕之之極。則無不輕。而財也。物也。身家而性命也。無所不輕。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相親相比。爾無我猜。我無爾虞。人人神而脈脈天。溪南一片七。即清都紫府矣。其誰非遊華胥沕穆哉。本來無禍。何必免禍。福且無用。何必妄求。予操劵以俟諸

善之同歸矣。是爲疏。

率性堂詩集

下第

遇主人寧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尙儒冠。出谷鶯偏媚。還枝鳥亦安。故園修竹在。歸去想成竿。

秋闈賞月

戰罷文場筆陣收。客途不覺遇中秋。月明銀漢三千里。歌碎金風十二樓。竹巢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頭。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鑰蟾宮任我遊。

話別秦六郎

海鱷波鯨夜不啾。故人談劍剡溪頭。言深夜半猶疑書。酒冷涼牛始覺秋。水國芙蓉低睡月。江湄楊柳軟維舟。自憐作賦非王粲。戛玉鳴金有少游。

過訶林寺口占

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

度庾嶺

客路過庾嶺。鄉關漸已違。江山原不改。世事近來非。慈豈齊門慣。人寧狗監稀。騙車從此去。莫作舊時歸。

歸度庾嶺步前韻

功名勞十載。心跡漸依違。忍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上恩天球重。臣遇人稀。數奉封章外。渾然舊日歸。

南還別陳翼所總戎

慷慨同雛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麋鹿還山俊。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離離。

邊中送別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牛死。何用安危問去留。杖策必回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中海關送季弟南還二首

公車猶記昔年情。萬里從戎塞上征。牧圉此時猶捍禦。馳驅何日慰昇平。由來友愛鍾吾輩。肯把鬚眉負此生。去住安危俱莫問。燕然曾勒古人名。

弟兄於汝倍關情。此日臨岐感慨生。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才堪逐電三驅捷。身上飛鵬一羽輕。行矣鄉邦重努力。莫擔疎懶墮時名。

僧諸將遊海島

戰守逶迤不自由。偏因勝地重深愁。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訴杞憂。邊釁久開終是定。室戈方操幾時休。片雲孤月應腸斷。椿樹凋零又一秋。

呈詞

具呈欽賜翰林院檢討梁朝錫。原任翰林院檢討盧應。原任河南內鄉縣知縣鄧大經。原任湖北竹山縣王文冕。原任山東費縣知縣羅學洙。原任順天府保定縣丞賡堂。原任借補思平學訓導阮學海。舉人張從泰、鄭才、張如川、陳昌言、潘濯修、張創之、副榜李光曙、歲貢張駿、蔡鑑湖、優貢陳桂芳、貢生蔡應雲、尹之垠、張得眞、張烈。廩生張文楷、盧鳴盛、簡居敏、張嘉寶、黃卷、庾翻、劉敬章、陳英、羅緯、黎垣。生員李捷、見李朝喆、丁時成、丁夢松、兆龍、周天璣、鄧應熊、周一鳳、丁昌期、李肇幸、李似雲、廖章、朱華、彭士楷、何文炎、葉錫璋、馮思淳、劉[illegible]清、陳書濤、陳耀濤、羅學昌、羅學炳、李湘關、蘇紹洙、[illegible]榮春、[illegible]輪、邱[illegible]、孫養中、梁福、何青、張作霖、張淮、林虞謀、林澧、林潮源、何玉衡、何大森、張祖顯、葉[illegible]儔、劉威禮、張瑞、張思齊、尹步青、張鴻業、李性、劉[illegible]、[illegible]恩、石輅、張維、張佳遇、張若珠、張中選、張遴、張文采、張包家、張[illegible]蘭、[illegible]鐘、李文[illegible]、黎長卿、陳[illegible]、[illegible]、陳瑞、陳璋、馮朝安、翟坏、陳[illegible]邦。監生李克敬、李文朗、李[illegible]、尹朝紀、李士英、[illegible]、尹[illegible]、李志、李兆[illegible]、林鳴華、蘇夔陽、庾[illegible]堂、庾春華、孫國望、林汝堂、李清印、陳大觀、[illegible]會龍、鄧煒倓、張鍾岳、尹安瀾等、

皇爲德昭通白。業係安邑。公論已彰。明禮允合。乞[illegible]文詳請題準鄉賢從祀。俎豆有光。興情共愜。事竊惟盛德可傳。用申委侑。殊勳莫泯。應薦明禋。伏念本邑前明萬歷己未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賜蟒服督師袁崇煥。星躔異稟。嶽降殊鍾。學富春華。文裕[illegible]。於泮璧。氣橫秋鶚。長存素蘊於穹壤。折衝廣寒。早向黃鵠列宴。看花上苑。旋[illegible]雁塔題名。劇縣剖符。邵武羣歌來鼎。琴堂製錦。任餘同切去思。雖嘗試

於牛刀風行萬戶。絃歌處處。歎陽春有腳。原未展乎驥足。聲動九重。綸綍入人。知大德不官。乃遵大計以入朝。卽受主知而特拔。初授職方主事。補牘紫垣之內。正氣回天。旋擢寧遠監軍。游刃青瑣之班。忠聲動地。爾時遼陽孔亟。仕宦皆視爲畏途。兵燹深嚴。澄清獨伸其素志。於是由僉都御史。驟而遷部院中丞。不惟嚴疆遼薊。聽其便宜。卽至諸路援軍。憑其統轄。歷觀運籌帷幄之內。彷彿孫吳。折衝疑難之間。依稀韓范。固棄一身於度外。不避烽烟。亦委百口於軍中。與同生死。時而一聲霹靂。巍然壯萬里金湯。時而三鼓崑崙。屹矣樹全遼保障。時而聲色不動。關內外若坐磐石之安。時而變化無方。朝君臣共倚泰山之重。是以宣威各鎮。俾寧前一帶三百里之城隍。已復舊觀。功冠諸軍。卽塞外長城億萬家之子遺。獲存餘息。是則狂瀾將倒。賴砥柱於中流。大廈方搖。寄棟梁於巨木。夫惟功勳第一。九重爰托以腹心。膽略無雙。諸將獨尊於方面。洵所謂在公之事。知無不爲。報國之心。死而後已。豈特昭一時之偉望。實足爲百世之儀型者也。況建大功而不有。故堅辭蟒玉。益精謙德之光。亦受大怨而自甘。故陰受謗疑。更昭臣節之烈。我聖朝纂修明史。褒揚節烈。既成千秋實錄。見此志之無他。追溯前勳。復沛曠代殊恩。使斯人之有後。允矣立德立功。生既標芳於朝野。洵乎矢忠矢孝。歿應隆祀於膠庠。錫等同出懿好之誠。上遵表揚之典。合詞籲請。聯造公庭。伏惟仁憲主持風教。冠冕人倫。懇恩具文。詳請列憲。俾照勸善之條。準配鄉賢之祀。庶忠良雖往。獲陪禋祀於泮宮。鼓勵無涯。長樹芳型於奕禩矣。

嘉慶元年十月日呈

奏稿

禮部謹題爲遵旨議奏事。禮科抄出廣東巡撫陳大文疏稱。前明政臣袁崇煥。係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由進士授職知縣。擢任巡撫。歷晉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督師駐軍邊塞。中外宣猷。忠貞矢志。詎料謗疑競起。竟至重辟慘遭。欽奉上諭。已荷殊恩。恤廕應請入祀鄉賢。以勵風化。除册結送部外。臣謹會同廣東學政臣恭泰。合詞具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恭查乾隆四十八年。欽奉上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剿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鑒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其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該撫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欽遵往查。今廣東巡撫陳大文。以袁崇煥題請從祀鄉賢。其生平事迹。曾邀聖鑒。特恩予以卹廕。請准其入祀鄉賢。以光祀典。理合專疏具題。恭候命下臣部行令該撫遵照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旨依議。

跋

右袁督師事蹟一卷。國朝無名氏撰。按是書首明史本傳。次白寃疏。次磯聲紀。次漩聲紀。次剖肝錄。次遺文。次率性堂詩集。而以嘉慶朝請從祀鄉賢呈詞奏稿終焉。亦隨手掇拾而刻成者。前明至崇禎朝。朋黨之風益熾。督師忠而獲譴。痛甚於檀江州、岳忠武。而是非蜂起。朝論沸騰。迄無定議。野史所記。如烈皇小識。謂崇煥原知遼不可復。冀以款鶩糜歲月耳。觀其舉薦王象乾。意可知矣。又謂崇煥出關。上召問方略。以五年爲期。及屢任。覘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嘛嘛僧欲解文龍議以就己。堅持不可。嘛嘛僧曰。今燈盲斬毛文龍耳。在我可以收功。又謂崇煥雖名入援。不敢一矢相加遺。兼出言無狀。戶部尚書畢自嚴。至擲香不能下。舉朝皆疑之。幸存錄謂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款計。又謂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耳爲同謀。肝　頗熟。爲閩中縣令。分校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寧遠之捷。實爲有功。遂自矜爲必肯講和。了無成算。至明季北略。袁崇煥事寧遠一條。陸見一條。謀殺毛文龍一條。俱有不滿之詞。至述袁崇煥一條。謂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生剮者也。又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加一聲。須臾肉悉賣盡。則理外之談。恐無其事。又毛文龍入皮島一條。安州之戰一條。鴨綠江之捷一條。均極推重。至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略楊鎬則喪

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則文龍固有功無罪者耶。然如天香閣集劉愛塔小傳。稱愛塔素有歸朝意。東江毛文龍招之。爲人所告。將殺之。泣諫乃免。文龍又使人鉤之。愛塔至東江。會文龍被害。馳謁閣部。孫承宗大喜。易名興祚。則文龍亦匪全不知兵者。善乎明史本傳。稱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又稱我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帝信之不疑。又稱初崇煥誤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則督師之功罪。不已昭然若揭哉。庚戌夏蕭昌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張忠烈公年譜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周

E五三二四